

年卷

期

2

4

第

第

中華書局出版



第二卷 第四期

頁歐



貢獻旬刊 第二卷 第四期(即13期)目錄

封面圖案

雷圭元

中國人對於西洋醫藥及醫藥學的反應 江紹原

美舟

法國波德萊(Baudelaire)著 林文錚

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下之二) 陳公博

某獸子的一生 芥川龍之介遺著 查士驥

同情 一青

我們在中途(法行通信第七) 傅雷

——十七年四月五日出生——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自第二卷第一期起，預定價目略有變動，如下表。第九期以前曾定十期二十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核再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册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八册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十六册大洋三元

(本國郵費在內)
(國外另加郵費每份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南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代派處
開明書店 泰東圖書局
新月書店 春野書店
光華書店 內山書店
中華書局 友誼書局
現代書局 光東書局
文明書局 愛文書局



中國人對於西洋醫藥和醫藥學的反應（一）

——小品二五一至二六零——

江紹原

去信代序

賈獻旬刊編者：

請你允許我在這裏提出一個研究題目，曰，中國人對於西洋醫藥和醫藥學的反應。

中國不是沒有她自己的醫學，而且這醫學存在已久。在「有色」人種中，我們的醫學堪說是出類拔萃的。不但我們的祖先和現在我們自己身受其惠，亞洲旁的民族——例如日本人——必也很得到它的好

處。

但是自從泰西醫學發達以來，漢醫學未免就「墮乎其後」，「望塵莫及」了。這較高的泰西醫學，隨着白種人的勢力，慢慢輸入了中土。我國全國中，受過泰西醫學的實惠者，人數年有增加。

獨斷的說一句：西洋醫學實在比漢醫學高——高許多倍。論理，中國人對於西洋醫學應該狂熱般歡迎，盡其所有的力量傳布之，學習之，研究之。這不

是不合理的意想，因為在理論上和在技術上，西洋醫學之高出漢醫學不是顯而易見而且久而彌彰的麼？西洋醫學既已龍蟠虎踞於日本——於那深嘗過漢醫的味道的日本，在中國也應有同樣的命運。

但其實如何呢？西洋的治療方法，藥物，以及其所基的學理，自始至終，被人輕視，誤解，反對；不但無智識者反對，有智識者亦然，不但中醫反對，病家和素人也反對。至於今日，泰西醫學固然已經有了一部份勢力，然我相信我們每人有些見聞可以使我們想見舊醫學的勢力仍非常之大，而西醫學的勢力却有限的很。以下是我個人近來覺察到者：

- (1) 前年梁啓超在北京協和醫院冤枉割了一枚腰子之後，那裏有一部分所謂『學者』著論為舊醫捧場。
- (2) 今年上海特別市衛生局考試中醫，得允許狀掛牌行醫者有一千餘人。(3) 新近出版了一本胡適之題書面章太炎作序的小書，書中暗示漢醫學的理論與方藥皆遠在西洋之上，作者姓王，曾充上述上海衛生局中醫試驗委員會的委員，現為中國醫學院的教員，中醫學報的編輯。

中國人對於西洋醫藥的反對反應，從一種觀點

看，純是愚蠢糊塗的表現，但從另一觀點看，又是民族的衝突，思想，心理，文化的衝突，兩種文化相遇後所起的波瀾激盪。無論從哪一種觀點看，這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而且是照例難免的現象。日出了，燄火許不熄；光來了，黑暗許不退！

這個反應是值得觀察研究的，研究了之後或可以使我們知道應該怎樣戰勝愚蠢，減少衝突。

我個人對於本題，感到興趣，雖則關於研究的能力與時間，自己並無把握。但我頗想分出一點功夫來一試，先將所看見的關係材料收在一處。所謂關係材料，凡西醫攻擊中醫學，中醫攻擊西醫學，民衆和其他的人對於西洋醫藥及醫藥學的態度，言語，行為之零星記載，皆是。甚至於中醫采取西洋治療方法，藥物，及觀點之處，也是我們所應觀察的，因為「反應」包括「反對」與「吸收」兩種程序，而近來中國人對於西洋醫藥除反對之外，的確已經不得不讓步並有所吸收。

這種材料之見於書本者究有多少，我不能預知。我將盡我的極薄的力量，隨時訪問搜輯，看到什麼有用的，就撮要寫在小品中零碎發表，小品以二五一起

計。我將能寫多少條，不得而知；我能否找夠了材料組織成一篇有系統的 Monograph，抑只能收集一點點材料供大手筆採用，也不得而知；不但不知，而且也不管了。這年頭兒，做一分是一分，做一寸是一寸。學術大事，我們應聽憑有產階級中人及其「火腿索兒」(杭州語)去計劃而不實地做，或計劃後果真做一點，我們自己只能螞蟻移山，精衛填海般的顯點小本領或云出點小汗，聊以自娛而已，學術云乎哉。

如其先生肯揭載關於本題的這些讀書錄，我十二分高興，因為我極想藉此和讀書界的人們通聲氣，請他們隨時指點我怎樣找材料。

江紹原上。

敬頌撰祺。

十七年二月廿八日。

(二五二)野蠻人對於西洋醫藥的態度

請從野蠻人對於西洋醫藥的態度講起。你以為這未免太唐突中國人嗎，其實並不。

Les Fonctions Mentales dans les Sociétés Inferieures (Paris, 1910) 的著者 Lucien Lévy-Bruhl, 在數年前又發表一種新著，此書出版未久，即有人譯成英文，名

Primitive Mentality (1923 年初版印行，London and New York)。

書第十三章，專講野蠻人對於歐洲醫藥的態度。茲將其中的事實與解釋選錄一些於下。

有些野蠻民族相信西洋醫藥只能治西洋人的病。Prosch 醫士在 Missions évangéliques (1911) 寫曰：「他們(南非洲的 Zambesi 人)有他們自己的藥，ngaké……他們以為這種藥能治好黑人的病，而我們(歐洲人)的藥只於我們有益。這個信念不是 Zambesi 人所獨有，但他們輕視科學治療之心似比旁的種姓為甚。」

有些野蠻民族所以不肯服西洋藥，或受西醫的手術，或到西洋病院西人住宅去養病，是因為他們相信西洋人專弄邪法害人。南非洲某處的「一位老年人，是幾個村莊的頭目，他因外傷而盲，聽見人說起了我 (Dr. Lautre)，心想我或者能使他雙目復明。……他答應受手術。……但是我一告訴他必須在 Thabu Bossion 隨便那位基督徒的住宅住幾天，情形便大改變了。我極力解釋，但終歸白費力。……「我怕到基督徒的地方和他們住在一起；我怕他們要弄邪法害我。」受手術的心，他完全拋棄了。」Missions évangéliques, 1847) Lesuto 政府派了醫生常川駐

在各都府，每次看病，只許受費六分，以為這樣做庶幾乎運赤貧的黑人也可以沾惠。那裏知道土人却作如是想：「官醫的藥，毫不中用；那些號稱藥的，都不過是水，你只付六分錢，他們不給水能給什麼呢？白種醫生那裏只能去一次，兩次也還可以，但是第三次萬去不得，如果去，他必定告訴你，你白費了他的藥略，他就要配一瓶有毒的東西給你吃，把你結果了省得你再去麻煩。在醫院裏面，他們把你的衣服拏去，要想再穿，萬萬不能。他們不給你東西吃，倘若誰死了，他們就把他的屍首放在一間屋子裏，一塊一塊的割開。」……還有其他的許多謠言。（引同雜誌，1908年份。）

還有些野蠻人說西醫治病既然不唸咒，所以他們的藥是不會發生效力的。在Tahiti人之中，「病家認為奇怪不過的事之一，是白種醫生用藥時，不誦什麼咒或作什麼法事。一個會說一點法國話的有身分的黑人對我說過，「難怪這樣的藥沒有功效。給藥之前或其後，醫生一句話也不說。」他加說道，「不然，我說錯了。他的確說『黑人啊，喝了它；』所以你看，這藥萬不能發生功效。」……在我們的友好之中有一位頗好的醫士，給人診察或施手術的時候，他嘴裏總是唱調兒。他常對我們說，「黑人覺得這是很有趣

的呢。」他們對於他異常信任。某日其中的一個人對我說道，「那位醫生至少與衆不同！他嘴裏唱着，和我們自己的巫一樣！」此公滿心以為他因為本領大，所以受人歡迎，哪裏知道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啊——[R. P. Trilles: *Le totémisme des Fân*].

野蠻人即使放心大膽去找西醫治病，然醫生所囑咐他關於飲食起居的調護法，他不肯信。你叫他三天或兩天再來，他許十天八天纔去；你給他用布條包上傷口，他許不當一回事的拏掉。又他希望立刻病好，如不然，他不來再請教你了。Levy-Bruhl舉了很多實例，以下是其中的幾個。A. K. Chignell的 *An Outpost in Papua* 頁110五曰：「想叫他們了解真困難，有時簡直完全辦不到。一個生惡瘡的人去找你看，你替他敷藥封好裏好，告訴他明天一准再來，他却一古腦兒忘記了，也許一星期之末纔來同你說，照他看，這病實在不見佳。」非洲人，據 Rev. Duff Macdonald 在 *Africana*, p. 217 上說，「稱丸藥為『小彈子』，叫他們吃無論怎樣多都可以，但是醫生的旁的囑咐，他們充耳不聞。有一次，一個本地的女孩子在取一隻手鎗，誤觸動了機關，彈子飛出，從她的第一條腿射入第二條腿的膝上。幸虧 Laws 醫士在出事地點。他為她敷了

藥包紮好，吩咐她不要走動。我們大都以為她的性命不能保了。晚上他再去看她，她竟站在門前迎接他了，那時他的驚訝，可想而知。J Norton Skidd 在南美 Grand Chaco 時，曾行醫，他說，「勉強一個印第安人定期調養自己，是不可能的。必須把他們立刻治好，否則他們不肯再吃你的藥了。他們所樂用的藥品只有嗎啡，高根，和鴉片。」

(見 La Vie des Indiens dans le Chaco, 頁九五)。

我想 Lévy-Bruhl 解釋得不錯：野蠻人所以這樣怕麻煩不聽話，和他們所以相信西醫既然不唸咒作法故西藥無功效，是同出一因：野蠻人本以為病是一種邪氣而藥是一種去邪的東西，故靈則即刻見效，否則必是欺人的，而且重要者只是藥，其餘的事和物全無關係；有時甚至於連藥也不被看做要緊的，真能去病者是咒語手法，故給藥而不作法，就被認為無益。野蠻人對於西藥西醫或者不信，或者又迷信。他們的不信固然極其可笑，他們的迷信也頗可笑。請再引一例。Ovamba 一帶的「土著往往跑遠路向宣教師求藥，宣教師問了，「病人哪裏不舒服啊？」所得的答語總是：「我不知道。他們只叫我來討點藥回去。」土人似乎以為宣教師有或種能包治百病的靈藥。」(Berichte der Rhein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 1905)。

從以上幾節看來，我們可以知道野蠻人所懷疑西洋的醫藥，攏總不外二因：(1) 野蠻人不相信西洋人對於他們懷好心；(2) 他們的疾病觀，治療觀，和藥物觀與西洋人著大兩樣。他們用他們的舊眼光來付度西洋醫藥，所以失之。但他們對於西洋人的疑懼心去了之後，難免又迷信西洋醫藥，這迷信和以前的懷疑一般，也是他們用自己的「理」詮釋旁人的「事」之結果。

注：又野蠻民族被西醫治好了病之後，反倒跑去向他們討禮物，西醫如不肯擊出，他們或者破口大罵，或者用旁的方法報復。實例，Lévy-Bruhl 引了極多，而且下有解釋。這解釋雖是其書第十三章的核心，然與我們的關係較淺，所以我不引了。

著者所根據的材料，都來自西洋各國宣教師及政府官吏而與野蠻人直接接觸過者所著的書或迴想錄。我因此想起中國人和較不開化的民族也常有接觸，這種人的記載中如也提到不開化民族對於漢醫藥的反應，我們最好收了來作為比較研究的資料。

中國人對於西洋醫藥的反應，其類似野蠻人之反應者是哪些，這裏不必討論。西洋醫術和西藥之在中國既然也是宣教師首先傳來的，則首先感受到中國人之反應者必也

係宜教師。他們的著作中決不會不說起此事。不知道那一天我纔能看見這種文獻。提倡「文化」，「學術」，「研究」的人，現在已經有了；真正做研究的設備，却不見得有，此其所以糟也。

二月廿九下午。

(二五二)吳德芝「書天主教事」

同治九年(西歷一八七零年)，天津謠傳天主教真女之收養孤兒幼女，是「專為剷眼剖心，泡製洋藥之用」；至西歷六月四日，竟鬧出殺人放火的教案。此事的經過，北京主教樊國樑在其「燕京開教略」中述及。小品七十二已引過此書，故今不贅。這一類的流言，在從前不限於天津一地，也並不始於同治年間。而且文人學士竟有將此等無稽之譚形諸筆墨者，下面便是一條，去年我在北京偶然看着鈔下來的。

雍正二年(西歷一七二四)天主教被清廷查禁。時有湖北黃岡人名吳德芝者，看了大痛快，於是提筆寫了一篇「書天主教事」，中悉數教士之罪惡，然大抵皆無稽之譚。

約百年後，福州梁章鉅慨夫該教又抬了頭，故將吳文錄存於他的「浪跡叢譚」卷五中，俾世人知所警戒。吳文有云：

(天主教宜教師)又善作奇技淫巧及燒煉金銀法，故不耕織而衣食自裕。……(歸教者)按名與白銀四兩。……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必其教中人來施針灸，婦女亦保體受治。主者遣人來殮，盡驅死者血屬，無一人在旁，方扁門行殮事。殮畢，以膏藥二紙掩屍目後，裹以紅布囊，曰衣棺，紉其項，以入棺。或曰借殮事以列死人睛作鍊銀藥，生前與銀四兩，正為此也，故死時不使聞知。若不聽其殮法者，謂之叛教，即令多人至其家，凌辱百計，權四兩之子母而索之。……工繪畫，雖刻本亦奇絕。一幀中煙雲人物，備諸變態，而尋其理，皆世俗橫陳圖也。又能製物為保婦人，肌膚骸骨耳目齒舌陰竅，無不一具。初折疊如衣物，以氣吹之則柔軟溫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喪心如此。

「以膏藥二紙掩屍目」，不知是否 extreme uncton 教禮之誤傳。「婦女保體受治」，則無疑是誤解了西洋的診察法。

(二五三)同治年的幾樁教案

二月二日，蔣總司令來杭。我出門的時候，約在他

到以前半點鐘，曾眼見某巷口的軍警們呵責一位挑尿擔的人，不許他走過大街，他很難服從，只把尿擔放下，站在巷口咕噥着湖州話。傍晚我又到抱經堂去，買了兩部舊書纔回來。

本是我去找中西紀事的，不得，却到手了一部六本的『增訂教案彙編』（光緒二十八年，西歷一九零二年，仁和程宗裕輯，同年杭州實學書社重印）。

壹

同治元年三月十三日沈文肅公奏摺 法國總理天主教務代全權大臣羅安當及通事方安之，於上年冬間先後持憑照來至江西省城置備筷子巷房屋住居傳教。……茲據署南昌府知府王必達等稟稱，該教士等自抵江傳教以來，扇閉大門，由屋後小門出入，時有他處收買幼女，帶進室內，若非素習伊教，無許進內觀看……本年二月間，忽有湖南閩省公檄二紙，痛詆該教不敬祖宗，不分男女，甚且有採生折割等事，偏貼街市。適值學臣馮譽曠示期開考，各屬生童雲集，衆論譁然，十七日張貼匿名傳單，訂期齊集教堂，與外國人理論。……是日二更時分，突有外人擁至筷子巷教堂及續置袁家井教堂，立時折去……（距城五里，廟

巷地方，教堂一所，於十八日被毀；進賢縣屬溪坡，山邨等處教民陳向二姓房屋器物，亦於是月二十三日被人折毀。）

同年五月十二日同人奏摺 王必達等稟稱……細訪街隣，密詢地保，據稱該教士初到，帶有女孩十餘口，續又自饒州帶到男女嬰孩十餘口……所收幼孩，女多男少，自五六歲至十一二歲不等……紳民不能無疑，適見湖南公檄中採生折割等語，以爲收買有因，形蹤叵測。正值院試，生童雲集，有欲向堂內認識女孩，設法取贖者，教堂堅執不允，一時觀看多人，洵洵不服，遂起此釁。嗣有紳士夏姓，檢獲血膏一塊，狀如山查糕，又有銅管一具，長約三四寸；衆口閔傳，以爲血膏係熬煉精血而成，銅管乃挖取眼睛所用。事無左證，語甚不經。又據安義人陳福，檢呈骨殖一包，計十五件，訊係在教堂後園拾獲。……隨飭伴作，如法蒸驗，既無傷痕，亦非孩提之骨，衆目共覩，輿情可以釋然。……請：照會法國公使，查明血膏實係何物，銅管實係何器，以釋紳民之疑而固中外之好。

貳

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曾文正公查明津案大概情形摺

——伏查此案起釁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牽涉教堂，並有挖眼剖心，作為藥材等語，遂致積疑生憤，激成大變。……國藩抵津以後，逐細研訊，教民迷拐人口一節，王三雖經供認授藥與武蘭珍，然尙時供時翻。……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餘名口，逐一訊供，均稱……並無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則全係謠傳，毫無實據。……惟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貼，或稱教堂拐騙丁口，或稱教堂挖眼剖心，或稱教堂誘污婦女。……外人紛紛言有眼盈禪，亦無其事。……即如前任江西進賢縣知縣魏席珍之女賀魏氏帶女入堂治病，久而不還，其父至堂婉勸回家，堅不肯歸，因謂其有藥迷喪本心，其致疑二也。仁慈堂收留無依子女，雖乞丐窮民及疾症將死者亦皆收入；彼教又有施洗之說，施洗者，其人已死，而教士以水沃其額而封其目，謂可升天堂也。百姓見其收及將死之人，聞其親洗新尸之眼，已堪詫異……。

全年全人摺 軍機大臣密寄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諭：有人奏，風聞津郡百姓熾焚教堂之日，由教堂內起有人

眼人心等物，呈交崇厚收執，該大臣於奏報時，並漏提及，且開現已消滅等語；所奏是否實有其事，著曾國藩確切查明，據實奏聞……欽此。……焚燬教堂之日，衆目昭彰，若有人眼人心等物，豈崇厚一人所能消滅……臣抵津後，查訊挖眼取心，有無確據，紳民俱無詞以對。內有一人言，眼珠由陳大帥自帶進京，陳大帥者，俗間稱陳國瑞之名也，其爲訛傳，已不待辯。

叁

曾國藩奏摺中所說「以水沃其額」想確係「施洗」，但「封其目」是怎麼一回事，我因爲對於天主教教禮的智識很欠缺，不敢亂說。(Extreme Unction 則確係用 oleum *aluminum* 油或他種油抹在將死的人的雙目，雙耳，鼻孔，上下唇，及手足上面，并讀祝辭，籲求天主赦免他生前目耳鼻……所犯的罪。我有一兩種可查的書，不幸均留在北京。如蒙天主教信徒通信見教，極歡迎)。

三月三日燈下。

(二五四)人身有多少根骨頭？

我固然不懂醫學，不過用我的常識看來，似乎一箇人

既以醫自命，內科醫也能，外科醫也能，便應當先弄清人的身體究竟是什麼東西組成的。王仁反對西醫，責備他們不該把人當做機器看。這句話我不很懂，我所知道者，人的肚子裏有些什麼「臟腑」，人體有多少根和什麼形狀的骨頭，以及人身各部分的性質功能等等，西洋人似乎比我們明白的多。「臟腑」緩一步再譯，今天先論骨。

骨的名數，中西說不同。中國人看了西說，其初想也不免亂駁人家一番，駁不倒，再亂「溝通」一番。這些駁西說和溝通中西的妙論，如其真有，我當然要搜輯。今日所見者，却是一個完全被西說說服的人的言論。其人爲「慈谿劉廷楨」，其論題名「中西骨格辯正」；初在何處發表，不詳；我因廖平的「診骨篇補證」（見四譯館叢書）附有，故得見。以下是我在圖書館翻看時摘錄下來的：

總論 嘗考中土醫書汗牛充棟自素問靈樞甲乙等經以下所載骨數散見錯出其融會而貫通者實鮮惟部頰骨圖以及各種洗冤錄論列諸骨大端雖具而於全體骨數難免失實且有相遠庭者內經不載骨數第曰人身三百六十五骨節不過按週天三百六十五度與人身固有之骨仍不相符西醫詳核人身骨數確有二百統分五大類……此外耳部另有微細小骨左右各三枚又齒牙三十二共得二百三十八骨養植好善之士埋肉

掩蔽時楨從旁驗視暴露各骨遂得詳細摹圖歸而證之西醫書中所載圖說又與西國太醫院給發西方人真骨相較考形稽數隨合無差於是知中醫骨格之誤病在牢守古訓不事檢點以致承偽襲繆失其真原爰就中西書博考而節錄之且參以見聞互相折證日手一編久而成帙……

骨之原質

骨之體質

骨之連網

骨之生長

骨之形式

骨之名數（以上均係劉書篇名，文長不錄。）

遵乾隆三十五年部頒檢骨格列右……

驗骨格與骨圖所列各骨有異者摘錄如左……

統計以上骨圖與檢骨格共得百八十九骨（內左右頰角，上下指，左右耳竅，結喉，左右手外踝，左右手踝，左右足踝，不稱骨者不計，又胫骨前後不分左右減去二骨）與西醫所驗二百骨不合因中醫有以一骨而得數名者或以數骨合稱爲一者并觸體內本有多骨中醫並無論及者故其數有不合耳今以中西骨數列表於下……

讀者請記牢三點：(1)骨之數，我國本無定說；(2)我國舊說與西說頗不相符；(3)信而有徵者是西說不是中說。記清這三點，以後再看中國人取西洋解剖學的話，便更有趣了。

三月三日燈下。

(各骨之形狀，暫不論。)

(二五五)光緒時的謠言和鬧謠

以下均見增訂教案彙編卷二卷四。

(1)光緒十八年薛福成星使奉陳教案治本治標之計摺——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信，知正六月間，長江上下游教案疊出：蕪湖，丹陽，無錫，江陰，南昌等處天主教堂，多被焚燬，武穴被殺教士及洋關扞手各一人，皆係英籍。……臣竊維匪黨之得肆焚掠者，挾資鼓愚民之術也；愚民之莫釋疑忿者，信迷拐幼孩之說也。按舊說謂天主教徒迷拐孩童，挖眼剖心，用以製藥。此論不知始於何時，前儒顧炎武所著郡國利病書，亦已有烹食小兒之說；彼時中外懸隔，偶得傳聞，並非事實。然是說之流傳也久，則人心之篤信者衆。……臣出洋以後，留心訪查，大抵天主教徒所崇

信者惟耶穌，耶穌之說亦以仁慈爲宗旨……彼於虐人之事，害人之物，尙欲禁之，豈有殘酷至挖眼剖心，而歐洲各國，習不爲怪者。即彼之精於醫學化學者，亦謂無心眼入藥之理。斯必均知險說之訛傳，然後此案乃可下手。

(2)光緒二十四年湘士「弭聲淺說」又誤聽從前傳說剝眼煉銀各種謠言，以致見一洋人，就像大禍臨身，拚命抗拒。……此皆前人恐人信從洋人，造出許多言語恐嚇。譬如鴉片煙，本是罌粟花漿曬成，明朝李時珍所著本草綱目，已經詳載製法；乃有人託名乾隆年間人，著一小說，名曰「三異筆譚」，鴉片煙是西洋將死人不用衣棺埋在土裏，等待人肉腐化，將土掘起，熬煉成烟。目今鴉片煙到處栽種，何嘗有人肉煎熬之事。

(3)全年湖南臨湘縣吳辭撰「大家想想歌」
有說他的電線報 是取眼珠和藥造 又說洋人水鷓靈
用的人心人眼睛 人死如同燈滅樣 那裏眼珠還有死
……
西洋犯法人罰了 醫生破肚來查考
查他肚肺與心肝 那有平民准你剝 又有洋人怪病死
遺囑醫生破肚子 查明症候告人知 中國古時常有之

不知誰把話說錯，說是死人都要破。

(4)張孝達制軍非攻教篇，俗傳教堂每有荒誕殘忍之事，謂取人眼睛，以合藥物，以造鐵水，以點鉛而成銀。此皆謬傳相傳，決不可信。(原註：光緒十七年宜昌教案，先閩傳搜獲教堂所蓄幼孩七十人皆無目者，百口一辭。及委員往，會同府縣，一一驗視，則皆無影響，止一人替其一目，眼眶內痛，其睛尚在，其人及其父母均言因出痘所傷，羣疑始釋。……此在近事之可憑者。)

(5)楊毓輝整頓中國教務策，禁育嬰……昔年楚南鬧教，民間即謂所育嬰兒為采生折割之用，室女自幼入堂，比及遣嫁，紅丸已被攝取，鍊入丹中。今天只抄書，結論願俟諸異日。三月四日。

(二五六)心竅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的第一篇為「心竅說」。他先引史記殷本紀和宋世家(紂曰，聖人心有七竅，莊子(混沌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及列子仲尼篇(七孔，四支之所覺；又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結言「商周時皆言心七竅，內外相應，而醫書明堂未嘗言之。」下又引南史沈攸

之傳(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元史儒學伯顏傳(伯顏死於磁，或割其腹，見其心數孔)，結言「是心竅不能定，故明堂不言也」。隨即云：

梁元帝金樓子云，比于心十二穴。梁史范縝傳云，比于心七竅，列角。嘗疑其時君臣所言奇異；今檢西洋羅雅谷「人身圖說」，云心竅左右各二，有十一小耳，則小穴十一，其言與金樓子范縝合。蓋本之佛書，金樓子取其十一穴，今本譌為十二；范縝取其小耳，以為列角，因以附之比于。西洋人「人身圖說」，則本佛西國書也。

強說金樓子范縝與羅雅谷所見相同，以及武斷西洋「人身圖說」本之佛書，二者都是看不見西洋學問之表示。假使心竅之數，在中國舊書上不是有各種說法而是有一致的說法，而且其數與羅雅谷的話可以設法「溝通」，吾恐俞正燮之徒必又要說是西洋人拾中國古人的牙慧了。

三月四日下午。

(二五七)易經和生理解剖

余戚某，是浙江長安人。日前他因事到那裏去，知道我想看他的近親杭辛齋著的書，就將杭家自刻的學易筆譚

初二集各要了一部贈我。初集卷三頁十六云：

古來傳記，所載物類能鍊形脩道者，惟狐爲最多，且其收效之易且速，恆爲人類所不及，雖爲經史所未載，然不盡爲荒唐無稽之語，可斷言也。要皆未能證明其理，乃攷之於易：狐爲坎象（原註：荀九家補），而水火既濟水火未濟之兩卦，皆取象於狐。夫既濟未濟，非道家之乾坤，參同契之關鍵乎？乃文王作象，周公繫爻，皆取象於狐，則狐之性靈形體，必與人近，或其內體有特異之機能，合於水火升降之作用，有非爲人所及者，故能事半功倍，古聖必已確知其故，因以繫諸離坎交構之兩卦，非偶然也。但非詳於動物生理學者，不能剖此疑團。在北京時，曾以此質諸大學教習日爾曼人沙某，沙亦向喜中國古學，而精於生理解剖者也。辛齋詳語其故，而沙乃鼓掌狂喜曰：「此足與吾國學者之研究相印證矣！近年解剖之學日精，凡人類與動物之身體之結構，無不明指其作用，如人之腦筋有十二對，若者可視，若者可聽，司嗅，無不條分縷析。獨狐之腦筋，異常複雜，經多數博士之致驗，迄今尙未能解決。今由易象，可得其端倪：卽從心腎兩臟以探察之，或可得其要領乎！」卽

此以觀，可見吾人於科學智識未能充分，而易象之精深奧衍，則斷非一知半解之庸儒所可擬議矣。

這段怪話，可注意之點有二。（一）它已經不用易象來駁西洋生理解剖學，而反謂西洋科學家尙未知，易象中皆已寓有。（西洋科學的發見發明，例如化學中的各種原質和飛艇，以及西洋的良好制度，例如議院和普遍教育，杭辛齋以爲易象中都已啓示過。）（二）言外有「心」而不尊「腦」的意思。

三月四日。

（二五八）「全體新論」潘序

陳邦賢的中國醫學史頁百零二云，「咸同時，英人合信氏來粵，著西醫論略，內科新說，婦嬰新說，全體新論等書，此西洋醫學輸入中國之權輿也。」全體新論一書，在北京書肆中見過大版的刻本，其時尙未發心研究，致失之交臂。日前赴此間圖書館查閱，則所藏只有海山仙館叢書本。書成於咸豐元年（西曆一八五二），次年海山仙館主人番禺潘仕成采以入叢書，「并略論其得失以弁其首。」他批評合信氏的話極有趣，凡留心早期中國人對於西洋生理學解剖學之態度者，皆不可錯過。

彼國有患奇疾而死者，醫必剖視臟腑，以窮其故，故其言當有可取。……書中自創新論，未必全無所見，唯與靈樞素問故相刺謬者，適足以成其為偏偶之學，一家之言耳。……古書所記，亦由剖視而知；彼國之剖視可據，而中士之剖視皆不足據耶？……雖在彼不過曰想當然耳，而在我亦何妨姑妄聽之。

(二五九)郡國利病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講法國人烹食小兒之文，見卷一一九又卷二百。

(1) 卷一一九引月山叢譚曰：

嘉靖初，佛朗機國遣使來貢。初至，行者皆金錢，後乃覺之。其人好食小兒，云在其國惟國王得食之，臣僚以下皆不能得也，至是濟市十餘歲小兒食之，每一兒市金錢百文，廣之惡少掠小兒競趨，途所食無算。其法以巨鑊煎滾滾湯，以鐵籠盛小兒，置之鑊上蒸之，出汗盡，乃取出，用鐵刷刷去苦皮，其兒猶活，乃殺而剖其腹，去腸胃，蒸食之。居二三年，被掠益衆，遠近患之。海道汪鎔，以兵逐之，不肯去，反用銃擊敗我兵，由是人望而畏之，不敢近，或獻計使善

水者入水鑿沈其舟，盡擒之。……

(2) 卷一百二十又云：

正德十二年，西海夷人佛朗機亦稱朝貢，突入東莞縣，大銃迅烈，震駭遠近，殘掠甚至，炙食小兒；海道奉命誅逐，乃出境。三月六日抄。

(二六零)畏疑西醫之故

中國人從前爲什麼如此的懷疑西醫，以至於謠傳他們剜眼剖心，用以製藥呢？「四明醫學士余巖」在他的「篤病人」篇（靈素商兌附）中釋曰：

新醫學之流入吾國也，以西人教會爲先導，碧眼紫髯，其形狀，國人所未曾見也；旁行斜上，其文字，國人所未曾讀也；祈禱洗授，其舉動，國人所未曾習也；稱道耶穌，其所崇信之教主，國人所未曾聞也；故其對於教會，已抱疑忌畏惡之心。加以醫治病入，動用刀針，乃目爲殺人之兇器矣。且西醫來華，學問稍優者，皆俱有研究之心，人種不同，骨節筋脈，疑有差異，此其欲研究者也；病原不一，過罕見之證，不知底蘊，必探原竟委，檢視內景，以爲醫學進步之謀，此其欲研究者也；遇有奇異之處，變化明著之內

臟，則取而藏之器中，加以藥品，使不腐敗，以資後學者之參攷，其意至愷惻也。不幸而保守屍體爲吾國最神聖不可犯之舊習，國人見其如此也，遂譁然以爲殺人食人，如水滸綠林之所爲矣，百口辨解，終莫肯信。「中西紀事」一書，明載人眼可以鍊紋銀之語，言之鑿鑿若有憑，文人學士，其論如此，又何怪乎羣議沸騰，蚩蚩者之囂然而起耶。道咸同光之教案，層見疊出，喪地亡財，皆由於此，追思之幾成笑柄，可勝浩嘆哉。今則學問大通，其冤漸白矣。然而先入爲主，舊說之勢力，猶存餘孽，畏疑之念，尙在人心。此其原因一矣。（余氏所舉原因第二第三，暫不引。又「靈素商兌」本書，也等將來再詳細介紹。）

紹原按：西醫從何時起解剖中國的死人，待攷。然遠在其前，似乎已有洋鬼子殺人食人或用人人心眼配藥之胡語了。舊時愚人用以比擬西洋傳教士者，我怕只少分是「水滸綠林」，而多分是術士——行邪術者。我國的術士底確有採生折割的舉動，大家平時熟聞其說，所以容易疑心傳教士也有這種舉動。此點非常重要，我以前在小品中已經指出過。至於愚人所以會把傳教士疑爲邪術家，也不是沒有他們的理由：西教士不但有「祈禱洗授」等宗教上的

工作，而且他們所用的東西（如鑷水，銃，攝影機，以及藥物）也是靈驗不過的，也是愚人所莫明其妙的；這些東西既然如此奇巧和非常，他們便以爲當然不是用普通的質料製造的了。中國人從何時起肯用西藥，亦待攷；但我相信，如其那時所用的藥不發生效力，他們當然更不信西醫，反之，若很快的發生了很明顯的效力呢，他們仍舊會疑心製藥的原料是人心眼一類的物事。總之，舊日中國人太不了解西人西醫西藥，所以無論西人西醫的言行良不良和能不能顧到中國人的好惡，也無論西藥發生不發生效力，誤解總是難免的。（智識因子外，自然還有政治經濟等因子足以使中國人畏疑西人。後面那些因子，我絕不否認。）

三月七日寫。

當 代

最近世界名論的選譯，
學術思想文藝之大觀。

第一編已出版，
實價五角。

行發屋書嚶喂

美舟

法國波德萊 (Baudelaire) 著

我欲告訴你，呵溫柔的妖婦！
一切點綴你青春之種種美處；

我欲爲你描寫你的姿色，
正當青年之時和成人之期相接。

當你以長裙橫掃清風時，
你酷肖一艘放洋的美舟，

風帆高揚，
順着懶慢柔和的音韻而蕩漾。

在你圓闊的頸，豐美的肩上，
頭兒露出無窮神奇的嬌樣，

帶着沈而勝的氣象，
徐行你路，莊嚴的女郎。

我欲告訴你，呵溫柔的妖婦！
一切點綴你青春之種種美處；

我欲爲你描寫你的姿色，
正當青年之時和成人之期相接。

你胸向前掀開那紗絹，
你勝利的胸是一隻美衣櫥，

隆突的櫥板
光滑如銅盾，私與流電作伴；

惹人的銅盾裝有玫瑰色的刺！
藏匿秘密的櫥，滿貯佳品，

美酒和奇香，
能令頭顱麻醉，心靈狂痴。

當你以長裙橫掃清風時，
你酷肖一艘放洋的美舟，

風帆高揚，
順着懶慢柔和的音韻而蕩漾。

你嬌貴的腿長驅裙裾不已，
擾擾且調戲那陰沈的慾意，

如兩箇巫女
旋動迷魂湯於深盆裏。

你的手臂能以早熟的勇士爲玩品，
可作金鱗的蟒蛇之勁敵，

緊抱情人，
彷彿把他印在你的心裏似的。

在你圓滑的頸，豐美的肩上，
頭兒露出無窮神奇的嬌樣，

帶着沈而勝的氣象
徐行你步，莊嚴的女郎。

林文錚譯。



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

(續)

陳公博

(乙)羣衆運動的錯誤

今日有許多人說「羣衆運動是共產黨的理論。」并且更妙的說「羣衆運動的目的是要來對抗政府，今日還要講羣衆運動，豈不是要打倒自己嗎？」我可以深刻點批評，我們始終沒有做過真的民衆運動工作。從前共產黨是運動羣衆而不是羣衆運動，我們國民黨是看運動羣衆也沒用做過羣衆運動。過去羣衆運動工作的錯誤，最低限度有三點：

(一)沒有深刻了解羣衆的要求。我所謂羣衆，當然指整個的而不是分化的。我們提倡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當然是羣衆普遍的要求，在普遍要求裏面，羣衆還有一種極切要的要求是「社會經濟的建設和秩序安甯的保

障」。人們爲什麼要革命，因爲經濟受壓迫身體不自由，再淺一點說就是經濟要找較有希望的生活和身體要找較有切實的保障。當革命空氣最熱烈的時候，無人不抱有這種希望心。含有革命性的人們當然打仗衝鋒，就是不含革命性的人們也隨羣衆的熱情，不知不覺心理變爲革命化。可是我們到達長江以後，因爲軍事的需求，社會經濟無從建設；因爲政策不統一，使農工小資產階級各有敵對的行動。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爲着沒有準備，漸漸妥協了。打倒軍閥的工作，爲着黨的糾紛停頓了。因爲革命期中存有無數矛盾的事實，影響及於黨的動搖；黨的動搖，又影響及於民衆的離散。

一個社會能夠生存，完全靠着經濟的組織。現在已經

不及而且不能建設，最少限度也應該維持原有的現狀。我們只顧及軍事的進展，沒有顧及這種深切的要求。近來更因共產黨背叛革命，大家只顧及朋黨的濫共，又連帶而不能顧及人們身體的正當保障。步驟一亂，人各走其極端，所以我們一方面只見着共產黨的亂殺行為，一方面又只見本黨的忙亂步驟，民衆的深切要求怎樣，已沒有人注意到了。

其次在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的中國，整個民衆有整個民衆的要求，各階級民衆有各階級民衆的要求，惟是在承認事實的革命黨，應該對於破爛的經濟，有一個整個的恢復和建設的計畫。對於各民衆的要求，應該體察社會經濟能不能給與。我們的過去，只領導民衆爲過度的要求，沒有指示民衆以現在的事實和經濟的限度。我們要知道過度要求絕不是羣衆真的心理所願望，工人過度要求，結果危及工人的生活，農民過度要求，結果也危及農民的生活。但我們始終沒有指示民衆這種現存事實，連一個經濟的統計表，物價的指數表，也沒製作，這豈能自命深刻了解民衆的要求，且自謂可以解決民衆的要求嗎？結果只有使各階級的羣衆震怒於本黨罷了。

(二)沒有充分準備運動的計畫。關於這一點，我已

在「黨的運用的錯誤」明白指出統一政策的缺乏，這個錯誤完全由於不能深刻了解民衆的要求而起。我以為前此的民衆運動，不是出以「空想」就是出於「盲動」。當初大家以爲「羣衆起來了」，便什麼都可以不顧，這是空想。大家又以爲盡量「領導農工鬥爭以爭利益」，馬上可以成功，這是盲動。多數的同志們只有領導羣衆開會，遊行，呼口號，發宣言，總沒有人計算社會的經濟，中國的事實，和定一個預備的計畫，對於羣衆要求預想一個相當給予。我們理論要實行民生主義，但總不騰出一點時間去想想建設國家資本的方法，譬如廣東每月收入七百萬，在未北伐之時，軍費月不過花四百五十萬，北伐以後，廣東軍隊出發三分之一，軍費反增加至六百二十餘萬，爲什麼每月不縮減些軍費來建設？我誠不願加以刻酷的批評，但不肯息心靜氣去想國家資本的建設，是無可諱言的。廣東是北伐的後方向且如此，那麼在軍事行動的區域如何，可以想見。又我們對於國民革命的理論是要農工和小資產階級同盟，可是我們的行動完全壓迫小資產階級脫離革命的戰綫。農民之輕易沒收中小地主的財產，工人任意佔據及封鎖工廠商店，這都是理論和行動矛盾最顯著的地方。我們今日雖痛心疾首於共產黨當日背叛國民革命的陰謀和超過時代需要的盲

動，但當日我們自己實在事前毫無一定政策來實現理論，對於社會經濟未嘗爲深切的調查，事後且無補救政策來補償社會的損失，是不容自諱的。現在黨部的活動及民衆運動，都因爲從前過失而停止了，『過猶不及』的責任，我們同志也應該擔負呵！

(三)沒有真確了解運動的意義。所謂民衆運動，應該領導民衆參加革命，指正民衆的切實要求，並要時時預防民衆的錯誤行動。我們最大的錯誤，深刻地說，與共產黨如出一轍，運動民衆而不是民衆運動，淺一點說與『收買』民衆沒有分別。農會的組織要黨部津貼，工會的組織要黨部津貼，其餘商民學生婦女的組織無一不要津貼。而許多同志的心目中，也認此爲羣衆運動的不二法門，各地的羣衆多少，差不多視津貼的多少爲標準。我們承認工作人員的生活是應該維持的，宣傳和組織的經費是需要的，不過這種津貼只應該是暫時若干期間和臨時的支出，斷不能視爲經常津貼。有了這種惡例，一切民衆團體都倚靠着黨部和政府而忽視本身的獨立生存，民衆運動的人們只當自己是黨部和政府工作的一員，而不肯深入民衆中間去宣傳和組織。每月開羣衆大會最多而到會人數最多的便算最努力而最負責，對於民衆的要求是怎樣，他們茫然不知，

縱使深知，因爲要維持努力和盡責的名譽，也只好『知之爲不知』了。所以民衆運動的結果，農民有時被迫棄去春耕夏耘秋收的時間去開會了，工人有時被迫停工餓着肚子去開會了（以車夫工人受此壓迫爲尤甚），商人有時被迫閉了店門停了生意去開會了。開會愈多，羣衆的刺戟力愈鈍，半成熟的革命性一次兩次被這種妨礙生活的運動擊碎無餘。『革命的利益是怎樣的呢？』：他們最初很熱烈的想。『革命的利益不過如此罷！』：他們繼而很冷淡的想。『革命的利益倒妨礙我們生活了！』：他們最終很不平的想。最後不平之念一生，羣衆運動的意義便完全消失。實在不待今日四崩五裂的事實發生，反動的觀念已普遍於社會。現在黨務糾紛，支離破碎，好讓罵的自然說某人某人右傾和反動，其實這班先生們不過代表這一時一類的現象罷了。

以上三種錯誤是爲今日反動的概括主因，我且再分析幾項錯誤，供我們同志的參攷。

(A) 農民運動的錯誤

農民運動的錯誤，在我所著『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已指出不少。在批評國共分裂的人們都以爲『農民運

動政策之不同」爲國共分裂的原因。在反對第三次中央執監會議的人們大都詬病「土地政策的決議」爲共產黨操縱會議的根據。據我所知共產黨的目的完全在暴動，關於土地問題尙談不到政策不政策。我們在去年三月開中央執監全體會議，共產黨的中央在五月才開始討論土地問題。所以共產黨去年五月以前的行動完全是盲動而非政策。今日事已過去，我們姑略而不談，我且批評過去農民運動的錯誤。

(一)妄用鬥爭的方法。過去的農民運動爲共產黨所操縱，這是不可諱言。但我們沒有自己政策並沒有感覺黨的專政之必要，是我們的錯誤。共產黨何以專注力於農民？因爲感覺中國無產階級的工人不足爲他們的部隊。共產黨忘記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忘記他們元祖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并且忘記列甫自己批評俄國革命錯誤「只有下層的暴動而無上層的指導。」他們認不清事實，認不清中國是小作的農業國家，認不清中國的農村是宗法社會。在經濟最簡單而關係最複雜的農村，妄用鬥爭，結果只形成個人的混鬥，而顯不出階級的爭鬥。我常說今日而在中國的農村提倡鬥爭，無異乎提倡鬥爭於一個家庭。據鬥爭的原理，應該愈鬥爭愈顯經濟的分化，但在今日農村

鬥爭，愈鬥爭愈形關係的混亂。農民運動的原始目的便這樣單純，縱使像共產黨今日真個勝利，完全沒收了土地，還是離中國真正農民問題很遠很遠。

(二)要求利益的偏枯。就「農民運動」四個字觀察，很像對於農民有普遍利益的要求，其實過去的工作，只是偏於「佃農的運動」。最初國共合作，對於農民運動的理想，最低使中農中立，而設法盡量鼓動小農參加革命。然而過去對於農民運動的決議，最明顯的是前年年底聯席會議的減租百分之二十五案，去年三月全體會議的減租限於該年實行案，都是對於中農，小農，自耕農，僱農，沒有直接的利益；其餘所謂農村銀行和農村合作的計畫，不過紙上的空談。利益既如此偏枯，而農民協會的力量又只在無業農民而不在佃農手上，所以農民運動僅成了無業農民的單純組合，佃農縱使減了租，其所得利益還不夠農民協會主要人物的供養，實質來說，農民運動除了產生鄉村一個新貴階級之外，久無意義了。

(三)濫用權力的錯誤。農民運動當中最有成績的要算打倒劣紳土豪。我并不是謳歌過去無業農民的暴行，在數千年中國的不變農村，一方面是無政府主義，一方面是紳士獨裁行爲，有這麼一種激越的行動，的確可以改變鄉

村人民的封建思想而漸引入於民治思想。不過最可惜的，舊的劣紳土豪勢力既倒，新的劣紳土豪勢力代之而興。我常常批評中國的農村，組織是宗法的，經濟是家族的，思想是拜物的。什麼是法治？他們自幼至壯，至老且死，未嘗夢到。無論司法立法行政宗教之權都操於族長或劣紳土豪之手。好了，農民有了組織，舊的勢力倒了。但同時農民協會也有他們同樣司法立法行政的權力。他們同樣可以由沒收，同樣可以處罰殺人，政府的法令依然不能過問，一方面依然是無政府主義，一方面依然是新的紳士獨裁行為，把農民運動更一變而為部落運動。我聽見湖南有一個誠實的農民跑到農民協會去問「老爺！我今年的錢糧交到縣裏呢還是交到協會呢？」執行委員很莊嚴的問答「唔！交到這裏罷。」這種農民運動，真是欲哭無淚。

(四)疏忽生產的獎勵。農民在中國佔重要的位置，并不單是人口占百分之七十五，實是在生產佔極緊要的位置。我把近年中國出口的種類和價值列一個表在下面。

品類	量的單位	價值……海關兩
綿貨	……	一二〇六二·八九四
綿紗	一九二·二三〇担	一〇八一一·九五四
錫砂	二九九·〇三三担	五·七三二·六五四

生鐵	二·八三五·一七九担	四·四一五·一七三
礦鐵	八·六八七·七九三担	一·三四八·七八四
錫塊	一〇九三·四三担	八·七三八·三九三
錫礦	一一七·四〇八担	一·六六九·五一三
牛羊	一一·九六七頭	四一〇·一三六
豬	一一〇·二〇四頭	一·二五七·一八六
鷄鴨	一〇七五·一七九頭	三八二·二一〇
豆餅	二六〇五四·九二六担	七〇〇〇九·三八二
豆(黃豆)	二二·五六三·五六八担	七五〇六八·一五六
麩皮	三一八二·二九七担	六·九五九·九五
鬃毛	六六·八八五担	一〇·四六八·九七一
地氈	……	六·五四七·二一八
穀類(粟及高)	八·一二四·〇三三担	二八·七四一·六九四
紙煙	八五·四二五担	一五·四一五·八〇一
煤	三〇八四·七二噸	二六·一八八·七〇一
棉花	八七八·五二担	二九·三九九·三八一
蛋白蛋黃	九九三·五三一担	二九·六九三·四八一
蛋	七五八·七六〇·〇〇〇個	八·四八〇·三四九
纖維物(蔴紗)	五〇〇·五二六担	七·四〇五·一一七
花生	三〇〇〇·〇四五担	一八·五三四·一六二

腸類	四·六七五·九三五
花邊	四·五八五·二九八
豬膏	八七·七九六担	一·六八九·六八六
蕭	三·四八三·九三九
豬鷄鴨肉	四·六四二·一八七
藥材	五·二七一·一〇八
菜油(豆油木油花生油大宗)	四·四〇二·三〇三担	五八·二六七·七二五
紙	五·一一五·七六一
植物仁	四·七八八·〇六五担	二二·八九四·四三七
植物仁餅(豆餅以外)	二·一二三·三六四八担	四·二〇九·六九七
生絲	一六八·五六五担	一四四·八二六·三五八
碎絲	一四三·八〇〇担	九·一五二·四九八
絲貨	一八·七六三担	二一·三六四·一四六
絲綢	一九·九四八担	九·四九三·五三六
牛皮(未製)	二四三·四四八担	八·〇二一·八九八
羊皮(未製)	一〇九·〇八二担	六·一七四·二三五
其他皮類	二三·六九五·三〇七件	一三·四〇八·四〇八
草蓆	四八·七四〇担	三·〇五〇·四二一

脂肪 九七·五二九担 一·三〇三·八一〇
 茶 八三九·三一七担 二六·一六五·二六七
 木材 九·五七九·一六六
 生熟烟葉 二六五·七五六担 六·四六四·四五四
 羊毛駱駝羊 二四七·七九九担 九·七三二·九〇二

從上表觀察，狹點說農產品佔出產百分之七十九，廣點說可以佔到百分之九十八，因為除了六種礦產以外，無一不與農產品有關。縱使說農民運動應用極端的鬥爭，但要維持農民的力量，不能不同時注意到農民生產力的增進。可是以往的工作，天天總是高呼運動，農民的生產知識，一些沒有人提及，農民的生產工具，一些沒有改良。各省的農林試驗場，荒廢的荒廢，取消的取消。各省的水利，泛濫的泛濫，壅塞的壅塞。各地的現象依然像辛亥的情形，大家專注意於政治而忽略政治所從出的經濟。不過當日以為國會和憲法是萬能的，今日以為開會遊行是萬能的罷了。形式的政治刺激性過強，實質經濟的生產性便因之減退。這一點是農民運動最主要的錯誤。

(五)缺乏自治的運動。今日中國的農村依然還在於宗法的時代，推翻封建思想是必要的。惟是革命只是一時的手段，要維持革命的力量不能不靠一種合進化原則的方

法。我們既要打倒鄉村的無政府主義和個人獨裁，則應完成自治的機關，使多數農民能夠了解民主制度的意義，不使封建思想有復活的机会。我們從前對於這種工作，太沒有準備，至使協會的獨裁代了鄉紳的獨裁，在農運時代的農民未見得比較在劣紳底下減少了壓迫。在去年三月全體會議雖通過一個湖南省民大會試行法規，可是這個提案是由共產黨員提出，意在使共產黨多得政權，這個提案當時即不爲人重視。湖南省黨部和省政府也曾草定一個鄉村自治條例，但內容的意義又適全爲共產黨張目，自始至終還未有實行。至於今日『自治』兩個字幾成了廢詞，但如果地方自治不能完成，我敢說我們只有搖旗吶喊的農民羣衆，沒有真實革命的農民羣衆，一切農民運動不過是一種好聽的名詞，離三民主義很遠很遠。

(B) 工人運動的錯誤

工人問題，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固無法解決，在號稱共產黨執政的蘇俄也至今沒有解決。產業愈發達的國家，工人問題也愈複雜，就是產業不發達的國家，工人問題也是複雜，不過複雜的原因，各有不同。在產業發達的國家，工人集中於都市，大而國家的交通，小而至家庭的生活，

無不變爲工業化。譬如國家要建設一條鐵道，當建築之時，最有效率的是分段開工。例如一段作工要二千工人的，分五段便要一萬工人了。鐵道的完成，分段固然快些，但鐵道完成以後，這一萬建築工人便有失業問題發生了。而且世界市場的要求，常常有漲落，——就是資本主義消滅以後也是如此，——冬天衣服的需要比夏季多些，冬天燃料的需要比夏季厲害些，每到時令的轉移，和人們慾望的變換，必有一部分工人變了時代的犧牲品。這是產業發達國家工人問題複雜原因的單純解釋。至於產業落後的國家，經濟往往爲產業發達國家所左右。因爲船來的製品廉價，本國工廠就會停工，縱不停工，工人的工資自然降下。因爲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本國工業不能發展，工人的質和量只有下落而無增加。這種連鎖關係，我們姑且不談，先述述中國工人的狀況。中國手工業者，粗疏點計算，有二千萬人。產業工人粗疏點計算，有二百七十萬人，然就產業工人中，若單計算熟練工而不含有手工業色彩的，恐怕還不到百萬。過去工人運動當中，最感困難的，工人本身有下列兩個難點：

(一) 地方主義。工人是一個階級，這不只是社會主義者的熟語，也是研究勞動問題者所承認。但是在產業落

後的中國工人，無處不充含有地方主義。廣州的工人有各府的分界，上海的工人有各幫的分界，漢口的工人也有各縣的分界，甚至廬山抬轎子的也分九江幫和黃州幫。不要說工人形成一個階級非常困難，就在一職業以內他們要統一團體也非易事。一個職業以內工人的力量是離心的，他們的鬥爭是向內的，這是勞働運動中第一個難點。

(二)行會色彩。中國行會有他們千數百年的歷史，不止手工業者一時不能變成近代式的工會，產業工人也受了這種極遠且久的行會影響。他們在一職業以內相互鬥爭，在一職業以外互相排軋。他們並不視工人是整個的，而視工人是分散敵對的。據我個人在廣州的經驗，一百件工人糾紛當中，勞資爭鬥不過是百分之二十，職工與職工爭鬥佔百分之三十，同一職業的職工爭鬥竟佔百分之五十。農工廳所做的工作是『調停』和『仲裁』，總沒有時間去想出一個根本解決，這是勞働運動中第二個難點。

上述兩點，不過是根本的困難，我因為不是討論勞働問題，只好擱置而專批評我們過去的錯誤。

(一)偏於軍事的投機。此種錯誤在農民運動中也表現不少。凡革命軍事的進展，工人的擴大罷工，切斷鐵道和電綫，的確足以利益於軍事的勝利。十四年撲滅楊劉之

役，兩次出兵東江之役，前年北伐之役，農工有相當的努力，這是不容湮滅。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不過是工人運動的必然結果，不能專以此為我們的目的。過去的工作，未免太重視這種軍事的投機，一若整個運動的目的都集中於軍事。於是工人忽略了本身的生產力而趨重於單純武力。

『工人武裝起來』的呼聲，幾轟動於南方全部。據我事後的迴憶，當時縱沒有共產黨的煽動，這種現象也必不能免。因為我們既有軍事投機的錯目的，工人們自然有軍事投機的好奇心。所以工人運動最熱烈的區域，生產力也最速度的降下。很像一九一九年的意大利，工人們武力佔有工廠之後，離散的離散，惰上的惰工，純至生產消沉，反動因之而起。不以生產力擁護革命，徒以武力擁護革命，這是必然崩壞的。

(二)缺乏經濟的規畫。凡一個革命的成功，與於革命的人們，必起而要求本身利益，這是不能逃的事實。在工資低下的中國，縱使工人不參加革命，也會要求加薪；何況在軍事成功的當時，工人有了武裝作他們的後盾。我們在廣東時候，并非沒有預料到這種必然的事實，所以農工廳第一種工作就是從事於製作物價指數表和生活指數表，希望使工資和物價兩劑其平。我也知道工資和物價，

廣州物價指數表

年數	米	其他食物	衣料	燃料	五金和建築材料	其他	總值
191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26	187.5	167.8	152.6	232.6	174.7	175.4	181.7

斷難相齊，但總希望得一個相當的解決。惟是我們的指數，只可適用於廣東，長江的物價不同，工資物價一時沒有詳細的材料，遂使每一問題發生，都沒可據的圖按。我且把廣州和上海的物價指數列在下面供我們的參攷：

上海物價指數表

年數	米麥	其他食物	衣料	五金	燃料	建築材料	工業原料	其他	總值
191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26	165.3	156.9	136.9	154.9	145.0	132.1	143.5	130.9	145.6

照上表所表，廣州前年的物價比民國四年增高百分之八十一，上海則增高百分之四十五。去年的物價表，因為本年的年鑑還沒有印出，不能知道，可是有兩件事實可以推定一定更加增高，一件是新增關稅的二五附加，一件是工資的增漲。然而工人最低工資怎麼計算呢？中國還沒有這種材料，以外人的概算，上海最低生活每日是四角。在紗廠作工的家庭試舉兩個為例。第一個家庭包含一夫一婦和兩小孩，夫每月所得工資十五元，妻的工資十二元，他們的家庭預算表便是：

米五十斤	八元
菜	四元
燃料和油	一元五角
配菜料	一元五角
租金和納稅	二元
烟草和飲料	一元
衣服	二元
零用	一元

合計二十一元每月尚可存儲六元

第二個家庭只有一夫一婦，夫每月可得工資十五元，妻為無業者，他們的家庭預算表便是：

米	五元
菜	四元
燃料和油	一元五角
配菜料	一元
租金和納稅	一元五角
衣服	一元
零用	一元

合計十五元每月絕無存儲

我們姑以第一個家庭說罷，兩元的租金是否可以租一間容住四人的房間？每年二十四元是否夠四個人的衣服？再如果一有疾病，除了睡在床上祈禱上帝來救之外，更沒有請醫生的辦法了。但寫到這裏，我又流入於討論勞働問題，我且截住不說，轉而批評我們自己的工作。我們應當在工人運動的當中，預先對於經濟作一個總規畫，何項工人應當增加工資，何種工業經濟能夠容許工人至某程度的給與。我們從前的錯誤就是不問社會經濟的能力，單領導工人為過高的要求。其結果工人得不到原始的要求，商人也得不到相當的滿意，無論工商皆以本黨為怨府。工人則怨本黨的不澈底，商人則懷疑本黨舍棄商民。但今日又流於第二步錯誤時期，只顧清共，而忘卻革命羣衆中，有大

部分的工人部隊還在希望我們領導，可是關於經濟的規畫，還是依然像往日一樣，沒有一人肯注意呢。

(三)忽於運動的步驟。換言之即是沒有計畫，我看這三年來的工人運動，在十五年以前，可以說是手工業者的單調運動，十五年以後更可以說是店員的單調運動。何以如此？最大原因在中國沒有大部隊的產業工人。我在鄂贛兩省六個月的經驗，一百件勞資糾紛當中，倒有九十件是店員和店東的爭議。本來店員和店東的關係就與工人與廠主的關係不同，作工的時間和工資的給與已經難得有一定的標準。我分析工人和廠主的關係，只有勞力換取金錢的關係，而店員與店東的關係，除了勞力和金錢之外，更有人與人的關係。今使每個商店有了內部的敵視行為，不管全個都市都陷入恐慌和疑懼的狀態。單調的店員運動最足危及小資階級的生存，拆散國民革命的戰線，工人運動的錯誤，^下以店員運動為主要的錯誤。

(四)濫用工會之權力。在廣州的工人運動，雖說有共產黨參加，但無論那一個工會還對於國民黨及政府，受相當的指導和命令。自革命軍到達長江以後，各省得有本黨的悠久歷史和基礎的羣衆，都市的行政司法立法權差不多完全操之於工會。勞資爭議，工會往往以武力解決，不

待黨和政府的仲裁；罰錢，封鎖，逮捕更是極平常的一件事。這種特殊的舉動，除了省港罷工的特別情形以外，都在廣州沒有見過。如果工會可以統一命令指揮，那還說共產黨有他們的計畫，為組織勞農政府的步驟，但最可憐的共產黨只知道攘奪國民革命領導權，而不懂得實行可以獲得的領導權。總工會不能指揮各個工會，各個工會不能指揮各小組。樞紐鬆懈，全局皆入於無政府狀態。這麼一來，不獨普通市民沒有保障，工人的本身也沒有保障。除了少數的所謂領袖們，工人皆視工會為一個可厭之物，工人運動到了這一個地步，不止毫無意義，而且根本倒塌了。

(五)沒有正當的指導。缺了正當指導為本黨最普遍的毛病，不過對於工運更直接和迅速的降低本黨的精神。我只見同志鼓動工人去鬥爭，沒有見過同志們指示工人一件正確的事實。我在勞資糾紛中見了許多奇怪的現象和條件。江西贛州的工人會要求增加二十倍的工資，經兩個月的罷工沒有解決。當時指導的人也是一個黨員，我嚴厲的問他何以指導工人爭必不可得的利益，他說為着革命去鬥爭，沒有注意到經濟的現象。漢口的酒館工人會硬要店東簽定一個條件，凡宰雞時候，雞肉歸店東，雞的內臟

要歸工人，其餘這種無意義的要求，不勝枚舉。在研究工人運動的人們，看見真是忍笑不住，惟是當時號稱指導工人的同志，以為這是再沒有更嚴重的事，非取得不行。概括言之，以前從事工人運動的人們百人中間總沒有兩三個對於工人問題有深切的研究。

(C) 商民運動的錯誤

據我觀察我們過去的商民運動，錯誤兩個字還談不到，其實原始就沒有固定的目的。我們分析中央黨部和各省商民部所定的商民政策，除了一個商民協會組織以外，總看不出有其他的表現。商民部的工作往往不為同志所重視，商民運動的經費，事實比任何部都要減少。我會和商民協會一個同志談話，他說：「我雖然是一個商民協會的會員，我完全是一個無產階級，并專替無產階級謀利益。」他說這樣話，固然表示他同情於無產階級，可是以一個無產階級來組織商民協會，不是胡鬧，就是投機，怎樣能了解商民的要求，和代表他們的利益？今日以前，我敢相信組織商民協會的同志們，十有八九的思想都是和我談話的同志一樣。我現在且指出幾種過去的錯誤。

(一) 沒有正確的目的。大凡一種運動，不論牠的方

法好歹，最低限度也要有一個目的。過去的商民運動，最使人不能滿意的，沒有正確的目的。減稅是商民最迫切的要求，但因軍事沒有結束，沒有方法可以減稅，或者更要增稅。振興實業是商民最熱烈的願望，但因不平等條約還沒有取消，政府行不得保護政策。最低限度維持現狀和秩序是商民的普通心理，但因爲工人要求增加工資，連現有的利益也要減少。商民最是講究唯物論的人們，不能學唯心論的哲學大家，人人憑着熱情去革命。於是担負商民運動的同志們，便旁皇無主，始終沒有定一個運動的真正政策。

(二) 沒有經濟的建設。我常說如果要實行民生主義，同時要建設國家資本，增進社會資本，和節制私人資本。今日建設國家資本尙非其時，增進社會資本尙茫無頭緒，現在所急待討論的就是在國家資本和社會資本還未發展的時候，要不要節制私人資本？我相信我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必定有人說我違背總理主義，或者是開倒車。可是我們要明白，經濟是政治之母，經濟的變遷，就是革命的消長。舍了經濟，不獨不能談政治，而且不能談革命。更簡單說，要維持革命的力量，先要鞏固武力；要鞏固武力，先要充足經費。經費的泉源是稅款，稅款的泉源就是

生產和消費間的交通稅罷了。

我們爲什麼要節制資本？因爲恐怕革命的結果流入於資本主義。中國能不能變爲資本主義？視私人能不能壟斷全國或一部的生產消費和交通。比較可以生產的漢冶平公司破產了，勉強可和外人競爭的南洋烟草公司朝不保夕了，僅分得交通利益的招商局輪船公司早沒有辦法了。私人所有的廣州粵漢鐵路和江西的南潯鐵路早看不見股東了。除了以上幾家稍有組織的公司，我更找不出能夠壟斷生產消費和交通的私人。所以目前要維持粗糙的社會組織，對於私人企業是不是要有系統的獎勵法，是很值得討論的。

大概一個社會的經濟組織，大別爲生產，消費，交通三大項。中國的生產是零碎的，消費是散漫的，交通是片段的。對外貿易，茶佔百分之十三·二七，絲佔百分之十八·七一，可是沒有一個公司壟斷這種絲茶的生產，政府也沒有政策獎勵和保護這種生產。國內消費要算棉布爲大宗，棉貨佔人口貨物百分之三十二·八五，但是這大宗的消費是操於外國的公司，交通則航行外國的并無一艘輪船，內河輸運也漸漸爲外國公司所佔領。在這種形勢底下，中國實在無變爲資本主義之可能，現在有許多同志恐

懼中國的革命或者轉入資本主義的道路，我經過深久的觀察，只有請這班同志們少當些心罷。所以就我個人的意見，如要做商民運動，最要使他們了解本黨的政策。在革命勢力所到的地域，在國家一定計畫之下，應該獎勵私人資本。出口貿易，國家應該設法壟斷，但在壟斷之下，以百分之四十容納私人，舉而至於農業，則提倡大農作，對於工業，則提倡大企業，然無論那種企業，都以百分之四十，容許個人的投資。或者我這番議論，駭人聽聞，可是不如此幹法，不獨無法作商民運動，而且根本建設不起國家資本。

(三) 誤於分化的鬥爭。不客氣說，國民黨對於商民運動的冷淡，第一鑑於廣州商團的敵視，第二商民本質屬於小資產心理，革命之性不强。而且城市的資產階級，十分之七居於外國資本主義者的零賣商，他們在帝國主義未倒之前，不會抬頭，但當帝國主義要倒的時期，本身極受損失的影響。例如去年帝國主義總退卻之時，長江流域的工商兩業一齊停頓，直至影響及於政府和社會的經濟。因爲這個原故，多數商民對於革命是否有利於本身，非常懷疑，而黨內對於商民運動的政策，也中道徘徊，舉棋不定。

商民協會的組織本欲聯絡中小商人以對抗大商人，但在中國產業未有發達的國家，大商小商至難分界。我們硬說小商人革命，大商人不革命罷，則小商人保守心理有時反較大商人為強。況且大商人的資力強，小商人的資力弱，無論政府舉辦一事，新增一稅，都是小商担負小而大商担負多。發行公債，舉募借款，都與大商有關，由是黨和政府更與大商接近時多而與小商接近時少。表面商民協會是黨指揮的機關，實質舊日商會在政治和社會的勢力都佔優越。這種矛盾的事實，自己迴想，也很離奇。雖然在許多事實上，大商壓迫小商，但平心分析他們的經濟，實際沒有很清的分野。這種非科學的分化組織，也是我們錯誤之一。

(四)忽於職業的指導。商民運動的用語，當然包含自由職業在內。我以為小資產階級的存在，不止存在於其特有的社會「交換」性，除交換性以外，還有社會「補助性」的特質。(詳見所著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我們過去雖日高呼農工商學兵聯合起來，而對於商民大都聽其自生自滅。凡經破壞一處的地方，生產和交換必然停頓，而我們對於這種生產和交換的恢復，沒有過相當的政策。我所謂政策，自然不是說政府補助金，其實政府目前也沒有方法

補助；但對於商民的交換和補助的特性，應該盡量發揮。例如該地的生產和消費特點，政府應當立即注意，對外貿易的操縱，政府和商人應當合作想出一個通盤的計畫大綱。我們要知道今日的社會經濟和往日不同，亞丹斯密的放任政策，不止歐洲大陸早已擯棄，就是亞丹斯密的祖國英國，也漸由放任政策而改為干涉的政策。今日我們如果聽其自然，第一工商兩業，無法復興，第二建設國家資本的計畫也失其根據。

我對於農工商的運動，還是主張我從前提出的計畫。一，對於工人，要擴大國有產業的範圍，吸收廣大的工人羣衆，使成爲社會生產的一員，不使之構成私人生產的工具，單純變爲受壓迫的無產階級。

二，對於農民，要經營大組織的國有電氣和水利事業，使農作完全受國家企業的支配以增加生產，逐漸消失其私有性，使單純變爲社會生產之一員。

三，對於商人，要單純發揮其職業性，成爲經濟構造和社會構造上補助生產的工具，必使之消滅固有階級性，而與農工同立於生產地位，不使之居於掠奪者的地位。

(D) 青年運動的錯誤

青年運動發展於「五四」，全盛於十四五兩年，破產於今日。我爲此說，必有青年很憤慨的罵我爲謾罵，詆我爲刻薄。但我們仔細觀察現存的事實，青年運動已消沉到了零度。獲得政治地位的青年多數已經腐化，未獲得政治地位的青年正在徬徨四顧，各尋個人的生活，猶在學校的青年，除有時鼓動罷課反對教職員以外，寂靜無聲。何以有這種現象？自然裏面有種種原因。革命的矛盾，政策的飄搖，黨部的分裂，局面的反動，在在足以使一班青年煩惱，沉悶，灰冷，憤慨，僥倖，投機。確然各種心理因於個人環境而不同，可是青年運動已到了一個絕望境地是大家所承認。大概過去的青年運動，也有青年本身的弱點，也有我們自己的錯誤。

一，偏於學生的運動。照理論上青年運動當然指一般的青年，但事實上我們所謂青年運動，完全是狹義的學生運動。本來學生絕不能成一個階級，他們也沒有獨立的經濟特性。在校的學生一百人有一百人利害的不同，出校的學生一百人有一百人出路的各別。壓迫於軍閥底下的學生，他們還有一個政治爲對象，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學生，

對象既失，遂移轉活動方向，以學校內無聊瑣屑的事情爲對象。不但如此，學生知識比尋常的農工商青年爲高，而其經驗却比普通的人們爲少。一方面他們的行動既不能平民化，而一方面他們的經驗却不能深入羣衆中。在經濟無特殊的基礎，而在地位變爲社會中一個特殊階級，這是多麼的危險。他們的行動純粹靠一時的熱情，及熱情既過，各人便各自尋出路。偏於學校的運動是我們的錯誤，沒有經濟組織是青年時常崩壞一個原因。

二，誤解羣衆的意義。單調的學校運動，已失青年運動的意義，由此一誤遂誤到不能補救。學生思想，常常爲革命的發動機，而維持革命的力量，則不能不靠普遍羣衆的擁護。因爲學生接受新思想最先，自身未受社會生活的束縛，能願犧牲的意志極烈。但其本身不成一個階級，因爲環境的變動，思想意志也隨着動搖。過去的同志們，很多未了解學生的本質，以爲學生就是羣衆。前年在北伐之始，路過長沙，我在省黨部作政治和黨務的談話時，對湖南的同志們，要提出個人的經驗，反覆商榷。因爲湖南的學生運動比任何一省的成績，都極可觀，我因爲要維持湖南的過去成績，不憚反復致意，告訴他們以後要把學生運動轉而爲普遍的青年運動，才可以不致中斷過去的工

作。同志們既誤解學生即爲羣衆，於是學生當中也各找羣衆而成四分五裂的現象。無論那一個學校，最少分成三派，一派是左傾派，一派是右傾派，一派是中立派。實際觀察，除了中立一派，也無所謂左右傾，只因領袖的爭持而自成一系罷了。一個學校如此，一省的校團也如此，我常說青年的分裂，先於本黨的分立，而青年的分裂也足以影響於本黨的分立。設使青年運動不專於學生運動，又設使學生運動不流於「抓羣衆」的運動，本黨也不會形成這個現象罷。

三，獎勵投機的心理。學校當然是儲才之地，否則各國也不會辦學校。學生在受學校教育的當時，當然兼顧到社會教育，否則單調的學校教育不會適應社會的需要。可是同時有一個注意之點，即是以一個未成熟的學生而出任社會的運動，在學校是戕賊教育，在社會是擷殺人才。共產黨既以黨勢不張，急於擴大，遂想出一個「振而長之」的辦法。他們的秘密運動初還專在專門學校，再則以爲不夠，運動到中學了，再更以爲不夠，運動到小學裏了。共產黨既在學校抓羣衆，反共的同志們也不得不在學校抓羣衆。運動要經費，領袖要津貼，此風一開，任何學校皆變了鬥爭的場所。我於去年初回廣東的時期，共產黨雖然清

去，然學風竟無收拾的方法。以廣東中山大學而論，小團體的名目竟不能以數計。同是反共，有左右派之分，而左右派之中又有人的系統之分。往往十餘青年，自成團體，任其分立，則各自鬥爭；強而使之合，仍自紛擾。攷其實際，則各有領袖，表面求出路，實質待善價而沽。學校當局有組織，強有力的職教員有組織，學生本身又有自己的組織，青年運動的結束如此，不能不令人慨嘆。各省的行情怎麼樣？我雖不能深知，但誰都可斷定有同一的現象。

四，破毀學校的目的。學生既有了投機的心理，自然不能整飭學風，一切學校，形同虛設。從前我對於「五四」運動的批評，好處在惹起革命的導火綫，壞處在低降青年的求學心。北京大學自從五四下了一劑興奮劑，青年求學之心至今還不能恢復。北方現在我不說，凡國民黨統治的區域，教育至今沒有確定的方針，學校至今沒有健全的組織，青年至今還沒有恢復求學的興味。破壞革命的時期已過，建設的革命就不能不儲材。我們也知當革命緊張的時候，人皆捨棄固有職業而希望新的將來，心理正在時時劇變，尤其是青年不願枯守書本，也是今日必有之現象。不過要保持革命的恆久性，青年運動應該別採一個方

針，否則破壞時期已過，青年的學問不足應社會建設的需
求，必有一日社會顯出崩潰的危險。

末了一句話，偏於學校運動是青年運動一個大錯誤。
青年的學生是革命的，但我們應當防止其革命的投機性而
保持其革命的恆久性。在青年當中抓羣衆的辦法，不止極
滅青年的革命恆久性，并且足以破壞革命的將來的。

(E) 婦女運動的錯誤

在依然農業時代的國家和封建制度未完全崩潰的時
候，婦女運動比任何運動都更困難。現在婦女運動只是初
期，僅是黨內的運動而非普遍的運動，僅是都市的運動而
非農村的運動。所以現在的婦女運動可以謂之局部運動和
超時代的運動。論到婦運的本身錯誤是很少的，不過沒有
運動的成績。

婦女運動至今尙未能發展是一個事實。有一次何香凝
同志和我討論，問我有什麼方法可使婦女運動發展，我答
她說：除非社會已變了工業化。婦女在世界上處於一個被
壓迫的位置，誰也承認。在社會的地位低下於男子，在道
德的規律刻酷於男子，這不是歷史的遺傳，這是經濟的背
景。都市婦女比較農村婦女爲自由，因爲都市婦女有容易

生活的機會，有容易求知的機會。而且都會多數工業化，
沒有農村艱於求妻的困難，所以同時也減少以「妻爲物」
的保守觀念。譬如關於戀愛問題，我就很少討論。因爲這
不是唯心的問題，還是唯物物的問題。在工業化的都市，無
論我們日日提倡孔學，高呼禮教，結果還是戀愛自由。在
農業的鄉村，無論我們日日介紹自由戀愛的學說，結果還
是離婚罪惡。今日婦女運動有沒有錯誤呢？我以爲也有我
們的錯誤，也有時代的錯誤。

一，缺乏實行的決心。黨內雖然屢次決議，承認婦
女的地位平等，民法始終沒有規定女子可以承襲遺產的明
文，刑法也沒有科過黨員重婚的罪罰。例如買賣婦女，無
論黨部政府都會決議或用明令，嚴禁蓄奴；據我所知，普
通人不用說，黨員當中蓄婢的就不在少數。所以今日的婦
女運動，可謂全黨都沒有決心。宣言決議，只成具文。語
其成績，不過黨部多一個婦女部，各地多一個婦女協會。
有些同志對我說，今日的婦女運動不過是「太太運動」。這
句說話雖然是有憤而發，但婦女運動并不能算是普遍運動
是一件事實。

(二) 忽略經濟的背景。大凡一種革命性的運動，其
運動的本質，必有一種經濟的要求。中國婦女運動最困難

的就是沒有經濟的要求，縱有要求，不過是個人的貧乏，而不是階級的困苦。婦女的地位恰與青年的地位相同，每個婦女有每個婦女的環境，每個婦女都有每個婦女的特殊家庭。而且中國婦女還處於宗法社會地位，普通婦女只算家庭工作的一員而不是社會工作的一員。未結婚的女子，以父兄的經濟為經濟，既結婚的女子，以丈夫的經濟為經濟。因為經濟沒有利害一致的基礎，婦女運動沒有方法可以發展。我為什麼說婦女運動為局部的運動，因為運動的範圍，也和青年運動一樣偏趨於學生。我為什麼說婦女運動為都市的運動，因為運動的地域，總難深入農村裏面。婦女運動既沒有一定的經濟背景為他們的要求，於是她們便以家庭為運動的對象。更有困難的就是婦女個人的地位，太相懸殊，能夠取得社會地位，萬人之中恐怕不到一個。例如在都市裏面，大多是醫師和教員，職業既有所限，運動自不能擴大。所以有人問我什麼婦女才是婦女運動的羣衆？這個問題我至今還沒有確定的答覆。

三、偏重婚姻的問題。婦女運動的要求，在過去的工作，有教育平等，職業平等，法律平等的爭鬥。教育平等一個問題，各學校算是開放了，但中國的學生人數，在全人口中，和世界的各國比較，算是少數的少數。說到婦

女的就學人數更是不多，有入中學和大學求學資格的婦女們，就是學校不為婦女開放，也有求相等教育的機會，所以談到婦運，與其說教育平等的要求為重要，不如說義務教育的要求為更重要。但是現就各省的經費來算，教育經費僅佔千分之三而強，離義務教育的問題很遠很遠。職業平等的問題，我在上文已經說過，只有醫師和教員為婦女僅有的職業。政府機關雖有僱用女職員，但只是應婦女部的要求，而非機關本身所需要，在各大工廠自然有許多女工，惟是這些女工常為工業的副手而不是主要的職務，簡淺點說，他們的僱用，不是因為技術的熟練，而因為工資的低廉。除此以外，雖有多數從事於家庭的手工業，不過僅為家庭預算的補助，而非有一種有組織的經濟。法律平等的問題，我早說全黨的黨員沒有實行的決心，鬥爭至今，猶是像從前的『九年預備立憲』。這三種鬥爭，既然有些因為本質的妨礙不能擴大，有些因為環境的妨礙不能擴大，於是戀愛自由和婚姻自由的運動遂高於鬥爭的一切，現在社會的心目中以為婦女運動單以戀愛自由和婚姻自由為目的。不錯，自有婦女運動以來，在黑暗家庭解放出來的婦女的確不少，這個成績，不能不算偉大。不過在社會沒有充分的職業為婦女生活，初解放的婦女沒有經濟的編

織作她們奮鬥掙扎的武器，因此而墮落的也不是少數。然而這不是婦女運動的本身錯處，是整個社會的錯處。但還有一點我們應注意的，自由戀愛和自由婚姻，並不是婦女單方的要求。倘使爲婦女單方的要求，是否有今日這樣沒有成績的成績，我們還不能保證。

四、欠缺忍耐的奮鬥。在國民革命時期，不止農工運動與商民運動衝突，工人運動也會與農民運動衝突，即婦女運動與農民運動也有顯著的衝突。農業社會以婦女爲「物」的觀念，不止是歷史傳統的壞觀念，是在經濟上得「妻」的困難。婦女運動的趨勢既以自由結婚和自由離婚爲運動中一個重要主張，於婦女與農民運動中間遂發生極衝突的現象。湖北農民協會很有幾次圍攻婦女協會，河南的農民也有幾次屠殺婦運的人員。就這種事實推論，可知我們根本缺乏運動的策略和宣傳的人材，并且缺乏忍耐的奮鬥性。農村情況既與都市情況不同，我們應得要另定一個農村運動的策略，譬如家庭衛生運動，婦女識字和手工運動，婦女放足運動，應作爲運動的第一期。男女公開交際，自由婚姻，應作爲運動的第二期。自由離婚，經濟平等，應作爲運動的第三期。倘使沒有第一期的工作，突然去到農村宣傳結婚離婚自由，令農民懷疑「公妻運動」還是

小事，令農民懷疑本黨整個的政策而不信任本黨，致使國民革命失了力量，這是一件重大的過失。

其次婦運的同志們都缺乏宗教性的忍耐。任誰跑入農打，都剪了髮，穿了都市的服裝，尤其好奇的全副武裝，裹上棉腿，掛上皮帶。這種行動，絕對使農民不能接受。我并非反對婦女剪髮，可是爲要深入守舊的農村，喚起受困苦的婦女，第一期的工作，我們須要忍耐和吃苦的。并且作農村婦女的運動，絕不是暫時的宣傳，實是恆久的工作。並不是開一個婦女聯歡會，演一次說便快步走，可以收功；還得要學傳教師有安居農村的時間，幫助農婦的工作，在必要時還要學從前的外國教士蓄辮髮穿長袍子才有效果的。

(未完)



某獸子的一生

查士驥

芥川龍之介遺著

大約二個月前，我在某日本文藝雜誌上看見有這樣一段話（大意）：嚴格的話說起來，芥川的自殺，和去年一年中（他們稱之曰文學史的空白時代）大部分的文壇既成作家的一些創作也沒有地祇靠了物興的圓本全集的版稅購置洋館梳櫥藝妓的墮落生活沒有什麼兩樣。爲什麼呢？因爲同是生活走到了盡頭，前面祇有自殺和墮落兩條路。這段話的太覺刻薄，無論誰都能看得出的。但芥川氏自殺原因的決不是單單爲了神經衰弱，也

是確切的事實。我們讀了他的自敘傳式的「某獸子的一生」，他自己說「被世紀末的惡鬼所捉住」，便可以明瞭芥川氏在死前的苦惱和掙扎了。「某獸子的一生」是芥川氏的遺作，托他的至友久米正雄氏發表的，雖是幾十節小段，但各節之間却有逼緊的連絡，可說是他的一篇完整的自敘傳。我的所以要生硬的譯出此文，是要現代中國的作家們同分一些引作者到自殺路上去的不安，和澈底的了解這位「東方的歌德」。

譯者，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上海。

我想把發表此原稿的可否以及發表的時期和機關都一

任足下。

你或許是知道出現於此原稿中的大概的人物罷。但我想發表起來，最好請你不要加附註。

我現在在不幸的幸福之中活着。但不可思議的很，我並不後悔。我祇覺得持有像我那樣的惡夫惡子惡親的人太可憐了。再會罷。我在此原稿之中，是一些也不會想過意識的的爲自己辯護過。最後，我的所以特地把此原稿託君，恐怕是因我覺得你是比誰都更了解我。（假若你竟能把都會人的我剝了皮。）關於我的默子氣，請儘管見笑罷。

昭和二年六月二十日

芥川龍之介

久米正雄君

一 時代

是在某書店的樓上。二十歲的他，爬上了架於書架上的西洋式的梯子，尋找着新的書籍。莫泊桑，波特萊爾，史得林脫貝里，易卜生，蕭伯納，托爾斯太……

一會，黃昏也逼上來了。但他却熱心的繼續讀着書籍的背文字。置於上面的，與其說是書，還不如說是世紀末的自身。尼采，魏爾倫，龔古爾兄弟，杜斯妥以夫史基，

哈普德曼，佛羅倍爾。……

他一方和薄暗戰，一方數着他們的名字。但後來書籍自身也開始沈入憂愁的影中了。他也終于乏了，欲從西洋式的梯子上走下來。忽然一盞沒有罩的電燈，適在他的額上突然明了。他依舊的立於梯上，下視着在書室中走動的店員和顧客。他是很妙小，且十分狼狽。

「人生連一章的波特萊爾也不如」，
他從梯上看着如此的他們一會。

二 母

狂人們都同樣的被穿着鼠色的衣服。廣廳因之而看起來更覺憂鬱。他們中間的一人，在風琴旁熱心的彈着讚美歌。同時他們中的又一人，立於廳之中央，他不是舞，他簡直在跳。

他和血色很好的醫生一塊兒在看着如此光景。他的母，在十年前的和他們是毫無二致的。至少——他實際在他們的臭氣之中感到了他的母親的臭氣。

「呵，走罷！」

醫生立在他前面，從走廊走到另一房間去了。那房間的一隅，有滿裝着火酒的大玻璃瓶，瓶中漬着許多腦髓。

他在某腦髓上發見了一個幽白色之物。那正像滴出了一些蛋白質的蛋。他立着和醫生說話，不禁又想起了他的母。

「有此腦髓的男子，是××電燈會社的技師呵。他不時的以爲自己是發黑光的大的金鋼鑽。」

他因欲避去醫生的目光，向玻璃窗外眺望。那邊除了撞着空瓶的破片的磚牆外，什麼都沒有。可是把薄薄的青苔却點點的朦朧的映成白色了。

三 家

他住於某郊外的二層樓的室中。

是因爲地基不堅固而有些傾斜的二層樓。

他的伯母在此二層樓上屢次和他鬧架。有時也受他的養父母的仲裁。可是他對於他的伯母，覺得比誰都可愛。一生獨身的他的伯母，在他的二十歲時，已是將近六十的老人了。

他在某郊外的二層樓上常常覺得互相愛就是互相苦痛。其間並感到氣味不佳的二層樓的傾斜。

四 東京

隅田川陰沈的掛着一天雲。他從在行動的小汽船的窗

外看着向島的櫻花。

滿開着花的櫻在他的眼中，是好像一列權樓的憂鬱。但一天，他在此櫻花中——在江戶以來的向島的櫻花中看出了他自身。

五 我

他和他的先輩一塊兒在某咖啡店的桌子旁不絕的抽着煙卷。他不很說話。但先輩的話，他却任熱心的傾聽。

「今天坐了半天的汽車。」

「大概是有了什麼事情罷？」

他的先輩仍是以手支頤，全不做作的回答道，

「什麼，祇因爲想坐。」

這句話，把他自身解放至他的不知道的世界中去了——近着神的「我」之世界中去了。他感到一些痛苦，但同時又感到歡喜。

這咖啡店是很小的。但在麵包神的額下，有種子赭色盆中的橡皮的樹一棵，垂頭喪氣的掛下了厚葉。

六 病

他不絕的在潮風之中翻開了一本很大的英語辭典，在

指尖上探尋詞語。

Talaria 生翼之靴。

Taleis。

Talipot 產於東印度的椰子。幹長五十呎至一百呎，葉用於傘扇帽等。七十年開花一次。

他的想像把此椰子之花清清楚楚的描出來了。一會他在喉間感到了一種從未嘗過的痒，不覺在辭典上吐下了痰。

痰？——但那不是痰。

他想到了短促的生命，重又想像着此椰子之花。高高的聳於遙遠的海之彼方的椰子之花。

七 畫

他突然——實在是突然。當他立於某書店前看果格的畫集時，他突然了解了畫之一物了。此果格的畫集，當然是寫真版。就是在寫真版之中，他也感到了鮮明地浮上來的自然。

對於此畫的情熱，把他的視野一新。他對於樹枝的飄蕩和女人頰上的腫脹忽然不絕的引起了注意。

某雨秋的夕暮，我走過某郊外的高架鐵道之下。高架

鐵道的對面的河岸邊，停着一輛運貨馬車。他走過的時候，覺得先前已有人走過此地。是誰呢？——他自身現在已沒有追問的必要。

二十三歲的他，心中看見一個割去耳朵的荷蘭人，口裏嚼着長的 pipe，在此憂鬱的風景畫之上注着十分銳利的目光。

八 火花

他被雨所打濕，踏着柏油路而走。雨很是暴烈。他在滿是水沫之中，感到了橡皮外套的氣味。

忽然眼前有一根架空電線，在發着紫色的火花。他感覺動了。他上衣的袋中，藏有欲發表于他的同人雜誌上的他的原稿。他步行于雨中，重又看了一遍後面的架空電線。

架空線仍在放着火花。他考慮人生，覺得也沒有特別需欲之物。但祇是這紫色的火花，——祇是淒其的空气中的火花啊，就是和生命交換，他也情願去捉住它。

九 死體

死體的拇指上都掛着一張繫以銅絲的木札的。木札上

記着名字和年齡。他的朋友們彎着腰，靈敏的動着刀，開始把某死體的面皮……展開於皮下的，是美麗的黑色的脂肪。

他看着死體。這對於他的完成某短篇，某以王朝時代為背景의 短篇是必要的。但腐敗了的近于杏子氣味的死體的臭氣，很是不快。他的朋友們皺着眉靜靜的動着刀。

「近來死體有些不夠呢。」

他的朋友們這麼說。一會他忽然預備好了他的答語。

——「倘若我遇到死體不足，會一些也沒有惡意的作××的。」可是他的答語當然祇在他心中。

十 先生

他在大橡樹之下讀他先生的書。橡樹在秋天的日光中，一張葉也不動。遠空中有一管掛着玻璃器的秤適正保持着平衡。——他一面讀着先生的書，一面感到了如此光景。

十一 天亮

天漸漸亮了。他在什麼時候在某街上看見了一個大市場。聚於市場的人們和車子，都染着蔷薇色。

他把一枝捲煙點着了火，靜靜的向市場走去。忽然有一匹細小的黑犬，大大的向他吠起來了。但他並不驚嚇。他反而愛這狗。

市場中間，有一顆楓楊樹，向着四方延着枝葉。他立於根下，從樹枝間看着高空。他的頭頂的空中，有一顆星在放光。

那是在他二十五歲時會見先生的第三個月。

十二 軍港

潛水艇的内部很是薄暗。他屈腰子蔽住前後左右的機械之中，他窺視着望遠鏡。映現於此鏡中的，是明媚的軍港的風景。

「在那邊連『金剛』也可看見罷。」

某海軍將校這樣和他搭着話。他在小的透光鏡中看着小的軍艦，不知爲了什麼，他忽然想起了荷蘭芹。三角一客的牛排之上也微發香氣的荷蘭芹。

十三 先生之死

他在雨後的風中步行於某新車站的月台上。天空還是薄暗。月台的對方，有鐵路工人三四人，一齊上下着斧

頭，在高聲歌唱。

雨後的風把工人的歌和他的感情吹開了。他也不點着紙煙，感到了近于歡喜的苦味。把「先生危篤」的電報塞於外套的袋中。……

從松山的影中來了一列午前六時的列車，飄冒着薄煙，紆曲的靠近月台。

十四 結婚

他在結婚的第二天，「剛過來就浪費，有些困難呢。」責隨着他的妻。但這不是他的責隨，實是他的伯母的意思的隨責。他的妻對於他不必說，對於他的伯母也陪了不是。爲了他買來的黃水仙鉢，仍放在前面不動。

十五 他們

他們平和的生活着。在被大芭蕉葉所遮着的蔭中。——因爲他們的家在由東京乘火車一小時可達的某海岸的街上。

十六 枕

他把有薔薇葉的香氣的懷疑主義爲枕，讀着阿那托爾

法郎士的書。但一會他忘記了枕中也有半身半馬神了。

十七 蝴蝶

充滿着蕙香的風中，有一羽蝴蝶在飄閃。一瞬之間，他覺到乾了的他的唇上有此蝴蝶之翅在接觸。但塗在他唇上的翅粉，在數年後仍在飄閃。

十八 月

他在某旅館的扶梯上偶然遇到了她。她的面色，在白晝也好像在月光之中。他以目送了她，（因他們素不相識），感到了從未嘗到過的寂寞。

十九 人工之翼

他由阿那托爾想到十八世紀的哲學者們。但沒有接觸着盧騷。這或許是因爲他自身的一方——易爲情熱所驅的一面和盧騷相近也未可知。他去接近近于他自身的另一面——富於冷淡的理智的一面的淡泊的哲學者。

人生在二十九歲的他已一些也不明爛了。但伏爾太供給了如此的他「人工的翼」。

他張開了此人工之翼，隨隨便便的飛舞於空中。同時

沿着理智之光的人生的歡悲，消沈到他的目下來。

他在淒涼的街上作着譏諷和微笑，向着沒有些微遮蓋的空中直登太陽。適如古昔希臘人的人工之翼被太陽之光燒去了而終于落海而死亡的被忘却一般。

二十 鍊械

他們夫妻倆和他的養父母同住於一個屋子中。這是因為他進了某新聞社的緣故。他靠了一張寫在黃色紙上的契約書而過活。但後日把此契約書一看，新聞社一些義務也不負而祇是他一人負着義務。

二十一 狂人之女

二輛人力車行於冷僻的陰天的鄉下道上。此路的向着海，是可以有潮風吹來的一事來證明的。坐於後面一輛人力車中的他，心中奇怪着對於此幽會處一些興味也沒有，並付着他自身引到此地來的為何物。那決不是戀愛。若不是戀愛，——他為免避此答語起見，當然要想到「總之我們是一樣的」了。

乘於前面的人力車中的，是某狂人的女兒。且她的妹妹，是因嫉妬而自殺的。

「無論怎樣都沒有辦法了。」

他對於此狂人之女——祇強着動物的本能的地感到某種憎惡。

二輛人力車那時已驅至山嶽起伏的墓地之外了。掛着銅殼的籬笆中，有許多黑色的石塔。他眺望着石塔彼方的微輝的海，忽然輕蔑着她的丈夫——捉不着她的心她的丈夫。

二十二 某畫家

是某雜誌的插畫。雖是一只雄雞的墨繪，却表示着顯著的個性。他在某友人處尋問此畫家的身世。

約一星期後，此畫家來訪問他了。這是在他一生中特別重要的事件。他在此畫家身上發見了誰都不知道的他。並且發見了他自身也不知道的他的靈魂。

某薄寒的秋夕，他忽然想到此畫家是一棵蘆粟。枝幹很高的蘆粟的粗野的葉在飄動，在鬆土之上，有神經一般的細細的露着根。這當然就是容易受傷的他的自畫像。但這種發見，祇使他憂鬱。

「已經遲了。但到了萬一不得已的時候則……」

二十三 她

某廣場之前，天在夜起來了。他的身體稍為有些發熱，步行於廣場上。幾棟高大的房屋，靜靜的近乎在浸于銀色的天空中，窗子的電燈在閃耀。

他停足於路旁，等着她的到來。約有五分鐘後，她憔悴的向此地走來了。但一見他的面顏，她微笑道「疲乏了罷」。

他們並着肩而步行于廣場上。這在他們是第一次。他覺得若是為和她住在一塊兒，任是捨棄什麼都不要緊。

乘了他們的汽車後，她仔細的看着他的面，說，「你不會後悔呢？」他斷然的道，「不後悔」。她握住他的手，說道，「我雖不後悔」。她的面顏在這時也好像在月光中。

二十四 生產

他立于邊門榜，看着一個穿着手術衣的產婆洗一個小兒。赤兒的眼，每次浸于肥皂水中時，必反覆的作着可愛的掙顏。並且高聲的啼哭。他一方感到一些近於鼠仔的赤兒的氣味，一方老是這樣想。

「它是爲了什麼生出來的呢？生到此充滿着婪婪苦苦的

世界。——爲了什麼它負着以像自己之人爲父的運命呢？」而那是他的妻第一次生產出來的男孩。

二十五 史德林脫貝里

他立於房間的門口，看見在開着石榴花的月明之中有幾個中國人在作麻雀戲。回到房間後，他在低低的洋燈下讀「癡人的告白」。但還讀不到二頁，他洩漏出苦笑。——史德林脫貝里在送給他的情人伯爵夫人的信中寫着和他沒有大差的謔言。……

二十六 古代

剃去了彩色的佛，天人，馬和蓮花差不多把他壓倒了。他依舊的看着這些，忘却了一切事情。連脫離了狂人之女之手的他自己的幸運。……

二十七 史巴爾達式訓練

他和他的朋友們步行於某裏街上。有一輛張着布幔的人力車，很快從那邊走來。可是乘於車上的，意外的很，是昨夜的她。她的面顏，即在白晝，亦如在月光之中。他在他的友人之前，當然連應酬話也沒有。

「美人啊。」

他的友人們如此說。他看着在於路梢的春山，全不躊躇的答道，

「是是，真真是美人啊。」

二十八 殺人

鄉下的道路在日光中漂着牛糞的臭氣。他拭着汗，登着漸漸高聳的路。路的兩傍，有成熟的麥放着香氣。

「殺——殺——」

他不覺在口中返覆說着這句話。殺誰？——他却不明白。他總想到一個卑屈的短髮的男子。

忽然黃了的麥的彼方，有一字羅馬教的伽藍，現出它的圓屋頂。

二十九 形

是一柄鐵的銚子。他在有針孔的銚子上忽然學得了「形」之美。

三十 雨

他在一張大床上和她說着許多話。寢室的窗外，在下

雨，海濱木棉的花，似乎已在雨中腐爛了。她的臉仍舊好像在於月光之中。但和她對話，似乎有些疲勞。他朝天躺着，靜靜的點着了一枝捲烟，想起和她共同生活已有七年了。

「我在愛此女人嗎？」

他這樣質問自己。它的答語對於看守着他自身的他自身也有些意外。

「我還在愛她。」

三十一 大地震

是近於熟了的杏子的氣味的東西。他步行於火燒過的故跡，微微感到此氣味，他覺得腐于炎天的死屍的氣味，也不十分惡。但走到死屍重重的池前一看，他發見了「酸鼻」一語的決非感覺的誇張。最感動他的，是十二三歲的小孩的死屍。他看着這死屍，感到一些近於羨慕之物。「精神上可愛之人夭折了」——他想到類此的話。他的姊和異母弟，都被燒去了家。但他的姊夫，因犯了偽證罪，在執行猶豫中。

「須得大家死了才可沒事啊。」

他佇立於燒跡之中，不住的如此想。

三十一 鬧架

他和他的異母弟作猛烈的鬧架。他的弟當然容易受他的壓迫。同時他也因他的弟而失去了自由。他的親戚對他的弟說，「跟着他做罷」。這于他無異是手足被縛。他們鬧的很激烈，最後轉到了廊下。廊前的庭中有百日紅一枝，——他尚未覺到，——在含雨的空下的赤光中盛開着花朵。

三十三 英雄

他從凡爾太的家中的窗中看着高山。懸着冰河的山上，連禿鷹的影子也看不見。但有一個矮矮的俄羅斯人，執拗的在爬登山道。

凡爾太家也夜了後，他在洋燈之下寫着如此的詩。他記起了登爬山道的俄羅斯人的形狀，……

——比誰都守着十誠的君，

是比誰都被十誠的君。

比誰都愛民衆的君，

是比誰都輕蔑民衆的君。

比誰都燃燒着理想的君，
是比誰都了解現實的君。

君是生於我們東洋的
發花草之氣的電氣機車。——

三十四 色彩

三十歲的他，忽然愛上了一塊空地。那是祇在生着青苔之上散堆着許多碑和碑之缺片的空地。

但對於他，這無異是賽生奴的風景畫。

他忽然記到了七八年前他的情熱。同時又發見他在七八年前，是不知道所謂色彩的。

三十五 滑稽偶像

他想像一些雖死無悔的熱烈的生活。和從前一樣，他對父母和伯母仍過着祇是客氣的生活。這造成了他的生活的明暗的兩面。他在某洋裝店的店前看見立着一個滑稽偶像，他想到他自己到底像此滑稽偶像至何程度。但在意識

之外的他自身——就是第二的他自身，在某短篇中曾寫過此種心理狀態過。

三十六 倦怠

他和某大學生步行於芒原之中。

「你們想還富有生活慾罷？」

「是是，——但你也……」

「但我却沒有。雖還有制作慾。」

這是他的真情。實際他對生活早已失去興味了。

「制作慾不就是生活慾嗎？」

他一些話也不答。芒原忽在赤穗之上明顯的露現了噴

火山。他對此噴火山感到一些似乎是羨望之物了。但爲什麼，他自己也不明白。……

三十七 超人

他遇到一個在才力之上也能和他格鬥的女人。但他作了「超人」等的抒情詩，才能脫去了此危機。那是凍於樹幹上的輝煌的雪的落下來的翻過心理狀態。

飛舞于風中的蘆帽

爲什麼不掉於路上
爲什麼我們的名字應得愛情
愛惜的祇是君名啊。

三十八 復讐

是在伸於樹枝中的某旅館的露台。他在那裏描着畫，和一個少年遊戲。和在七年前絕緣了的狂人之女的獨生子。

狂人之女點着了捲煙，看着他們的遊戲。他在重重苦痛的心理中，畫一輛火車和飛機。幸喜少年不是他的兒子。但叫他「伯父」，他覺得是無上的苦痛。

少年走開後，狂人之女吸着捲煙，嫵媚的走來和他說話。

「那孩子不像你嗎？」

「不像，第一……」

「但胎教是有的嗎？」

他沈默而言他。但他的心底，則有一個絞死她的殘虐的慾望。

三十九 鏡

他在某咖啡店之一隅和他們的朋友講話。他的朋友們吃着燒蘋果，講些近來寒冷的話。他在這些話裏忽然覺到矛盾。

「你還是獨身啊。」

「不，下月要結婚了。」

他不覺沈默了。嵌于咖啡店的牆壁上的鏡子，映出了無數的他自身。寒冷的好像有什麼在威脅似的。……

四十 問答

你為什麼攻擊現代的社會制度？

因為見了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罪惡。

罪惡？我想你沒有認清善惡之差。那麼你的生活呢？

——他這樣的和天使問答。且和誰都以為是榮耀的披着絲帽的天使。

四十一 病

他彼不眠症所襲。不僅此也，體力也衰退起來了。一個醫生為他的病下了二三次的診斷——胃酸過多，胃弱，乾性肋膜炎，神經衰弱，慢性結膜炎，腦疲勞。

可是他自身知道他的病源。那是他怕恥同時恐懼他們

的心理。怕他們——他所輕蔑的社會。

某雪天的午後，他在某咖啡店中銜着一枝點着火的捲烟傾耳聽那邊吹來的留聲機的音樂。那是奇妙的侵入他的心裏的音樂。他等待着音樂的完了，走到留聲機的前面，檢閱唱片的貼條。

Magie I. Hite-Mozart

他立刻了解了。破了十誠的莫石脫，當然也在苦痛。然和他一樣……他垂下頭，靜靜的歸到他的桌子。

四十二 神的笑聲

三十五歲的他步行於當着春日的松林之中。取出了二三年前他自身所寫的「神雖不幸，但不能像我們那樣的自殺。」

四十三 夜

夜又逼上來了。好像要起風波的海，在薄明之中不絕的打着水沫。他在如此天空之下和他的妻作第二次的結婚。這在他們是一種喜歡。但同時又是苦痛。三個小孩和他們一塊兒眺着海之打閃。他的妻抱着一個小孩，似乎在落淚。

「看見那邊的一只船嗎？」

「看見。」

「是橋已被折爲二的船呵。」

四十四 死

他慶幸着獨睡，欲在窗格子上掛着帶自縊。但一把帶放在頸上，他又怕起死來了。那不是爲了死的一剎那的苦痛而怕。他第二次拿了懷中時計，試作縊死。稍覺苦痛後，什麼都覺得茫然了。倘若竟走開一步，他一定會死的。他看一看時計的針，發見了他感到痛苦的，祇有一分二十幾秒。窗格子之外完全是黑暗。但在黑暗之中，有粗暴的鷄聲。

四十五 Diyan

Diyan 欲第二次給他的心以新的力。那是他不知的「東洋歌德」。他看見悠悠的立於一切善惡的彼岸的歌德，感到了近於絕望的羨慕。詩人歌德的眼，比詩人基督更偉大。在此詩人的心中，阿克洛史和哥爾共（希精神話中人名）之外，還開着亞拉伯的薔薇。倘若有多少追逐此詩人的足跡的力量——他讀完 Diyan，可怕的感動靜下後，大

大的輕蔑起生爲職業的宦官的他自身。

四十六 誑言

他的姊夫的自殺，突然打擊了他。他現在非得照顧姊的全家不可了。他的將來，在他看來，至少是和日暮一般的薄暗。他一面感到近於他的精神的破產的冷笑之物，（他的惡德和弱點，一個也不遺留的明白了）一方照常的顧着許多書。但他覺得就是虛誕的「懺悔錄」，也是充滿着英雄的誑言。尤如「新生」——他從未遇到過像「新生」的主人公那樣的老猾的偽善者。然祇有佛倫沙維熊，透浸了他的心。他在某篇詩中發見了「美的牡」。

等待着絞罪的維熊的姿態，他曾在夢中見之。他屢次希望和維熊一般的善於人生的深底。然他的境遇和肉體的力量當然不允許。他漸漸衰老。適如昔日史威夫脫所見的自樹根枯上來的直樹一樣的……

四十七 火玩

她容光煥發。適如朝日的光照着薄冰。他對她有了好意。但不感到戀愛。不僅此也，他從未觸過她的身體一指。

「想着死啊。」

「呢呢——否，不是想着死，是厭着生啊。」

他們由此問答，相約同死。

「是拍拉圖式的自殺呵。」

「是雙重的拍拉圖式的自殺呵。」

他不可思議的覺到他自己已有着落了。

四十八 死

他沒有和她死。不過他的從未觸過她一指一事，他覺得是一種滿足。她好像全然沒有事似的時時和他談天。並且給他她持有的青酸加里一瓶，說，「有了此，可有彼此強健一些的。」

實際上這藥確乎加強了他的心。他一人坐於藤椅子上看着樹的嫩葉，老是想着死給與他的和平。

四十九 剝製的白鳥

他想盡最後之力來寫他的自敘傳。但他自身覺得不很容易成功了。這是因為他尙遺有自尊心，懷疑主義和利害的打算的緣故。他輕蔑起如此的他自身起來了。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得想不到「無論誰祇要剝開來看，都是一樣的」。

「詩與真實」一書的名字，他覺得是一切自敘傳的名字。他並且十分明白我們不一定會被文藝上的作品所感動。他的作品所訴的，當然不會是在度着似他的生涯和近乎他的人們之外。——他起着此的感情，因之他決定寫他的「詩與真實」。

他寫完了「某獸子的一生」後，偶然在某古董店中看見有剝製的白鳥出售。那是舉首直立的，黃的羽毛已被蟲吃了。他想着他的一生，感到了淚和冷笑的上湧。在他面前的，祇是發狂或自殺。他經過了黃昏的街道一人步行，決心等待徐徐來消滅他的運命。

五十 俘虜

他的一個朋友發狂了，對於他，他常常感到一種親密。那是因為他更了解他的朋友的為孤獨的——在輕快的假面之下的孤獨之人的緣故。他在他的朋友發狂之後，訪問了他二三次。

「你和我都被惡魔所捉住了。世紀末的惡鬼那樣的東西。」

朋友輕輕的對他說。可是二三日他在到某溫泉旅館的途中，他又好像連蓋襪也可吃下去了。他自他的朋友入醫

院後，想起了送給他朋友的達拉可脫的半身像。那是他朋友所愛的「檢察官」的作者的半身像。他想到果戈里也是狂死的，感到了支配着他們的力。

他完全疲乏了的結果，忽然讀到拉德蓋臨終的話，又感到了一次神之笑聲。那是「神之兵卒來捉自己」的話。他欲和他的迷信和威傷主義鬥。但任何的鬥，要是肉體的，他是不可能的。「世紀末的惡鬼」實在在虐待他。他對於以神爲力的中世紀人起了羨慕。可是信神一事——信神之愛一事，他總究是不能的。就是果克脫所信的神。

五十一 敗北

彼執筆的手也震抖起來了。且涎也流下來了。他的頭除用了「狂人的凡洛那爾」能覺到一些外，一次也沒有清晰過。而能清晰的也祇有半小時一小時。他祇在薄暗之中度着日暮的生活。簡言之，就是一方以刃鋒已完的細劍爲杖而……

我

我在尙未達三十歲時曾愛過一個女子。她某時對我說道，「對不住你的夫人。」我當然不很覺得對不住我的妻。

但奇妙的很，這句話透入了我的心中。我老實的想，「或對此女子不住也未可知。」我對此女子尙有優美的感情。

又

我對金錢是冷淡的。這當然是因爲我不愛吃着的緣故。

又

我對兩親是很孝的。因爲兩親都已年老了。

又

我對於二三個朋友，即使不說真實，誑却從未說過。倘若他們也不說誑。
(自「侏儒之言」)

小 說 月 報

第十卷 第三號

或人的太太

海得加勃勒

動搖

人間詞話未刊稿及其他

到家

希臘羅馬神話中的戀愛故事

甲辰

易卜生

茅盾

王國維

許傑

西諦



同情

一青

昨天我到某機關會一個熟朋友，和他一直談了兩個多鐘頭，不知不覺辦公室裏的人已經悄悄溜光了。我停了說話回頭一

看，已經是暮色沉沉，將近六點鐘的時候。我的朋友還要等人的回信，不能立刻就走。我想把坐倦了的身體舒一舒，一面站起來，一面想轉身開去走幾步，不提防却碰翻了袖邊一個茶杯，弄得桌上滿是水，我趕緊跑過對壁桌子旁邊的字紙簍去找廢紙，爲要找一張較鬆厚，容易吸水的紙，所以亂翻了幾下。拿得紙過來我的朋友已經就近取了紙把桌擦乾了。我一眼看見我手上拿着那堆紙裏露出細細的字，寫得真漂亮，還有甚麼「你愛」「我愛」的字樣，我立

刻起了好奇心，將牠展開來看，雖然已經被撕作幾塊，但可以看出是一封情書。我於是大叫起來「有好東西，有好東西。」我的朋友倒被我嚇了一跳。我就跑到他的旁邊坐下，慢慢拿那些碎紙湊起來，他也很熱心地幫忙着，「這塊應在這兒，那塊應在那兒，」兩個人商量量，弄了幾十分鐘就把全篇湊好，果然不出我所料，確是一封情書，是一封很沉痛的情書。我和我的朋友看了都大動同情，覺得這個惡社會真不少這種可憐人。我的朋友感動得呆了半天，連話也不說，或者他也曾受過這種痛苦嗎？我也就沉思起來，那位姑娘看了這一封信不知怎樣？她回信不回信呢？她也有一點同情心罷？最後我好像找着研究的要點了，我問我的朋友對過那張桌子是誰的，他說「是一個女同事的，照這封信裏所說大概就是人家寫給她的了。」我

我的朋友還說在這機關裏邊恐怕不少爲她而痛苦的人。雖然我的朋友不承認，但我決定他也是其中的一個，所以他看了這封信感動得這樣利害。這班人如果看見了這封信真是可以同聲痛哭，我想拿牠去報上發表了。我的朋友極力阻止，說是沒有得着人家的同意，不便發表人家的東西。我以爲不要緊，那位姑娘既然把牠放到字紙簍就是不負責任了。至於寫信的人一方面更是不成問題，我替他把悲哀喊出來，於他將來的命運或且有些益處，我爲同情驅使着，終於決定發表牠。

△字紙簍裏的情書

TS同志，

你把我前一封信公開了，使一班同事在背地裏譏笑我，辱罵我。在你總以爲我是冒昧，是荒唐，是不自量。其他一般人更是大驚小怪，以爲簡直是不可赦的罪惡。在我自己是一點慚愧都沒有。我是人，我是一個男子，我也同一般男性一樣，對於女性是會愛慕，會傾倒的。那一封信不過是我表白我的愛慕和傾倒的行爲。就算是過失，也不過是一般人所常犯的小過失，然而在我就要算是莫大的罪過。姑娘，請你想想，難道就沒有別人寫過這樣的信給

你嗎？我相信是有的，或者很多。但是別人的信不會這樣惹你發怒，惹人譏罵，只有我的信在你眼中，在一般人眼中看得格外不合理，我的罪過就要格外的大，這是甚麼理由？

你以爲我真沒有一點自知之明嗎？不是的，我明白得很，我可以坦坦白白說給你聽：我是一個將近三十歲而沒有一點學問的男子，只在小學校裏學過業，除了起草一些例行公文及寫幾筆正常字外我沒有甚麼專長。我沒有美麗的樣貌，又不善言辭，在社會上更沒有好地位。自從小學畢業後就在機關裏當錄事或書記，一直到如今我還是一個書記。在我的身上找不出一點可以教人尊敬羨慕的地方，質樸的衣冠更是處處招人白眼。你呢？你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男子，曾在國內大學畢業，具有專門的學問，又有辦事才能。你是黨部裏的高級職員，是社會上有聲望的人物。你更有美麗的容貌，漂亮的言辭，幽嫻的風度尤是你唯一的優點。單就你的衣飾看來已經顯然和我分開兩個階級。在你身上是無處不使人尊敬，使人羨慕。概括一句話說，我是社會的落伍人，你是社會的勝利者。姑娘，請你平心想想，爲甚麼我和你處處都相差很遠？當我們赤裸裸地從娘胎出來，大家是一樣的，不過我不幸，生在窮苦的

家庭，而你生在富裕之家，這一點的不同就造成我們今日相差的結果。因這相差的結果就把我愛你的心變成罪惡。

假如我那封信是寫給工廠裏一個女工，或者寫給人家的丫頭，社會的批評當然就不同了。又假如寫那封信的不是我，而是一個年青的，穿洋服，做祕書的外國回來的留學生？雖然你也未必接受他的愛情，但是這件事情就變為合理的，不可譏罵的醜事了。在你心中所生的反應當然與現在又不同。姑娘，不是我故意說來刺薄你，社會心理確是這樣。

我若不跑來婦女協會當書記，或者黨部不派你來做委員，在茫茫人海中我們恐怕永遠不會遇着，然而却遇着了，這真是一件使我痛苦的事情。在這種萬惡的社會中間你是永遠不會愛我的，我早就想得很明白，但是我愛你的心終不因爲人的譏罵而改變，更不因自己貧窮而生慚愧。我也再不敢希望你愛我，不過總想你了，解我的誠意，和我所以要受人譏笑的原因。姑娘，我是天鑄定的不幸人，所以一切都是不幸！但是你總應該明白，我是世界上純粹以精神愛的一個入！

我以至誠之心祝你前途幸福。

永遠愛慕你的不幸人H.C.

在南京的兩大發見

某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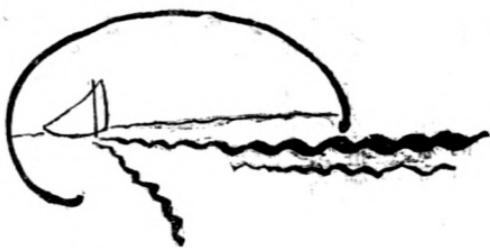
甚麼不是懶鬆鬆的呢，連我自己也是懶鬆鬆的。我悶極了，日日除了吃鍋貼以外就沒有快意的事情。首都也不過爾爾，我想不如回到香港當帝國主義者的走狗去；革命家之末路，可憐可憐。

這裏有一個很好的自殺地點，就是燕子磯，從石崖可以跳下江心，真是一個神祕的地方。岩石上還有三個字，是「死不得」，本來想不到自殺的人看見這三個字倒會想起自殺。將來我如果想自殺一定要來這個地方，死得比薛大哥還要祕密，你若是多麼有趣？

那麼我這次到南京總算是有兩大發見了。一是府東街有地方吃鍋貼，二是燕子磯爲自殺的好地方。

某小姐有信給你沒有？聽說她近日埋頭寫東西呢。

K太太。



我們在半途！

(法行通信第七)

傅雷

船自新嘉坡開出後，足足走了四整天五整夜，才到印度半島之南端的哥倫坡。預想中恐怖的印度洋，竟比上海到香港途中的『中國海』還馴伏！大概一半也由于半月來慣于小小的簸動的緣故吧？可是海神雖這樣甯靜，而我的思潮却總是洶湧着，衝擊着無有停息。以前六次通信中，大概可以完全表出我這樣的騷亂吧！提起筆來，總是牢騷滿幅，把寫信時清明的頭腦攪得混亂。一次寫信給春苔先生，說了許多什麼感謝的話，還說可以引起他懷舊的情緒的話，然而終於在俄國朋友身上糾纏了一下，便數數

頁數，手也酸了，頭也脹了，就此草草完結。一次寫信給母親，想實地報告她一番我途中的經歷，生活的詳細，而終也只對於我們同運命的西貢發了一陣無聊的感慨收場。……上次的信，總算給她一個總解決，大發洩，應該可以安靜幾時了；不料仍是夜夜做着亂夢，天天睜大眼睛上天下地的呆想。想到終了，欠債還是不能『賴脫』，當此年涯歲邊，尤應把宿帳一筆勾消，因此竭力鎮壓下了遊神蕩魄，來補寫西貢的動植物園。

“Jardin Botanique.”這就是西貢動植物園名稱之由來。裏面滿是熱帶的動植物：樹木不少，花草不多，而且除了在家鄉常見的芭蕉樹（？）外，差不多都是不知名的。因此除感到綠蔭滿地的涼快外，也就覺不到別的興趣。只是薰風拂動着樹枝，輕靈的虫聲飄過耳邊，彷彿在夢中回到了故鄉的盛夏。

從小在教科書上認識的「似貓而形大」的老虎，這次真的給我認識了。水門汀洞穴裏，隱約地橫七豎八躺著四五只。隔壁的鐵欄中，一只張牙舞爪大踏步的來回着踱，好像一個人吃飽了飯，為消化起見而來的踱步一樣。蠢笨的象，見到兩只。他的大鼻多麼蠢又多麼靈巧！簡直像人類用他的手一樣：他能用來抓癢，他能用來剔齒，他能用

來去垢；末了，「他還能向外一揚，像鞭繩一般的往外一蕩，一揚一蕩出許多污水，向着我們觀衆射來，表示他有這麼一件武器，是向我們示威，驕傲，真蠢呵！

斑斕的豹也窺見了，只是懶洋洋地在打瞌睡，和一息不停，東跳西跑的猴子，正是絕好的對照。四脚蛇，大烏龜，腳盆大的大烏龜，四五丈長的長鱈魚，都看到了。還有許多什麼鹿啊，獐啊，在溫帶上常見的動物也不細寫了。至于種種不知名的禽鳥，也恕我無味去記述了。那天並不完全逛完，只照了一個相就出來了。

西貢除了這個富有的Jardin外，使我得到很深的印象的還有公賣的鴉片間，——我幾次忘寫了。這次記起，真是大幸！——就是上海所謂的燕子窠，不過他們是堂而皇之的公開售賣的罷了。一間黝暗的鋪子，只中間或側面的幾扇木排門，外面橫着一塊金字黑漆的招牌，叫做什麼燈鋪（）。名字簡單而又生澀，我一見便覺奇怪。後來在一家這樣的「燈鋪」前站了一回，盡我可憐的目力，向着內面望去，便瞥見一燈如豆，一榻橫陳，一個個活屍橫輪着，正在做着好夢。於是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法當局比我們貴政府的財政部，早有先見之明，在實行他的公賣政策以裕財源了！可憐我們的先知先覺的國民政府的救濟國

庫之上策，還是從他們那裏學得來的！我不禁倒抽了一口氣，連細細去記他名字的勇氣都沒有就走了。

西貢，西貢，就這樣在我的眼底消逝了。

接着便到新嘉坡。

“Atlas號”上說的「找個英國當局簽字」的手續也沒有，就容易易的上了岸。他們居留的人固要聽英當局簽字，我們路過的却很可能隨便的玩賞一下。可是他給我的印象也並不好，街道的灰塵雖沒有西貢的萬分之一的多，十二分的整潔也未見得。我們的同胞，是這麼地多，竟使我想不到是在英國的屬地上行走。可是同胞也好，不同胞也好，反正是言語不通，張口結舌，比我不會講流暢的英語法語還要加倍的阻隔！素來聞名的水果出產地，却找不到好香蕉。後來還虧俄國朋友下午上岸時，倒替我買到了二十一只，價也比上海不了巧。車夫的愚蠢，却比上海華界上的初次拉車的江北人山東人更要愚蠢！問他價錢，老是不曉得的；甚至拿出新嘉坡的錢來同他做了好多手勢，還是不懂，只是像啞子一樣，只管請我上車。可憐啊，不講價而坐車，是有被敲竹槓的危險的；胆怯的我，如何敢領受你好意而踏上你的車子呢？

船停十小時左右，又啓碇。紅樹青山中，聳立着資本

家的洋樓大公司的堆棧。更巍然地虎視的，是大大列頤的砲台！風景雖不錯，胆子却也駭壞了。而且也只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新嘉坡！

『歸航』上「Athos」上描寫的 A la mer，也實地看到了。可是自始至終，沒聽見他們喊出「A la mer」三個字！他們只用手勢指示着海，而乞求船客丟錢。我爲了俄國朋友要拍照，也丟了三法郎。但那種把戲實在引不起我什麼興味。生長在這種地方，會這種本領，算不得什麼奇怪。只是一打的小艇中，有兩只是父子般兩人的，却不能不把我微微騷動了。每逢有錢丟向他們船旁時，父子兩人必同時下水，而往往是兒子拾得錢的。大概父親不過因爲放不下心，下去看護看護吧！或竟有心是讓他兒子出出風頭吧！還有一只的父子二人，年紀可相差得懸殊了！竟可令人想他們不是父子，而是祖孫。白髮堆在蒼老黝黑的臉上，顯出他一世的辛勞；稚嫩坦白的小孩，大概不會超過十二歲。這對相依爲命的可憐虫，却還受着運命的欺侮；在我注視的開船前半小時內，不見有一個法郎落向他們的範圍之內。運命的欺侮人啊！運命的欺侮人啊！

他們于下水拾錢之外，在沒錢可拾時，就打球。球約玻璃杯口大小，球板就是他們的漿。兩人對立立在僅容雙

足的小艇內，相隔五六丈至七八丈的來回的像打乒乓，又像打網球一樣的玩着。有時因爲對手打過來的球方向不準，或是部位不對，此方要去救轉的緣故，往往身子跑出了重心，一個筋斗翻下水去；引起觀衆的哄然大笑。我們的船就在這樣一陣熱鬧喧笑過後的冷落厭倦中離開了新嘉坡。

昨天晚餐時，就有人紛紛傳說，今早六時可到哥倫坡的話，果然今天在朦朧中拋錨的機聲驚醒了我的宿夢，淡綠的水色，環抱的長堤，都證實了我的確被運到哥倫坡來了。

穿好衣服，俄國朋友便來敲門，問我護照簽字沒有。他說他自己的已去簽過了。我急忙跑到 Port E 的頭等艙休息室中，找到了「英國當局」。所謂簽字者，就是蓋一個圖章而已。

以前經過三埠，都有 MM 公司自己的碼頭可靠，此次却只能同別的船一樣泊在港中央了，八時便有公司的輪渡來接乘客上岸或遊覽。我們就是這班輪渡中踏到了錫蘭島。那時天氣很涼爽，還帶着夜來的清靜的空氣，頗使我感到快適。太陽也沒西貢一樣的酷烈，大概時候還早的緣故罷！街道的寬敞清潔，和有秩序，更加增了我理想中的

對西貢新嘉坡的憎惡。

我們自上岸之後，半小時內，都被從來未有的一種過分的好意溫情包圍着。（這種印度人的會做生意，反轉來說時，也可說是惹人討厭！）招徠汽車，領導遊覽的頭纏各色各種包巾的人，一會兒法語，一會兒英語的緊緊的追隨着我們。其中的一個，自始至終共跟了我們約有十五分鐘光景。我呢，並不是沒有遊覽的興緻，只因同行的俄國朋友，他是永遠不贊成坐車遊覽的。他說一則價錢太貴，二則容易上當；但我說他都是因噎廢食的理由。不過我此次沿途化的錢也不少了，留下了待將來歸來時再逛也使得，所以我只能在非常抱歉，辜負他們一番盛情厚意中，跟着他們無目的的閒蕩去。

經過市街時，只要不是大商店，無論什麼免錢店，珠寶店，雜貨店，門口都有夥計大聲招呼着，有的喊着“Post Cart”，有的打着問號喊“From Saigon?”來歡迎他們意想中的安南人。（不差，我們同行四人中，有兩個是安南學生。）沿途的人力車，汽車，也無一不是隨時隨地的獻殷勤；這實在是我此行第一次經驗。

我們在一家公司似的雜貨店內買了些風景片。兩個安南學生又買了些信箋封，餅干之類。可是價錢真貴得怕

人，一罐小聽餅干，（至多不過一磅半）價一羅比六角五分。（一羅比約合十法郎五分）一支牙刷，在上海先施公司也不過買到五角，而他們則要一個半羅比！赫！他們之這樣獻殷勤，會做生意，原來有這樣的背景！

香蕉簡直小得不像香蕉，我終于失望了！

一月十七日下午船泊哥倫坡。

忘了：離我們的船不遠，與我們平行着，正泊着MM公司從馬賽開赴上海的 General Metzinger！我們在半途，他們也在半途，但他們是歸到我的故鄉去的，多麼可羨啊！他們一天一天的接近他們的祖國了！但他們船上，一定也有許多出航的羨慕我們船上的歸航的人吧！

上次在香港遇見同公司的 Anger 開赴上海，此次在 Colombo 又逢 General Metzinger。在旅途的寂寞惆悵中，遇到了同公司的船，真好像在千萬里外，達到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樣，感到莫名的親切，安慰。

一月十八日船航印度洋中寫完。

（陰歷十二月廿六日）

人間書店成立廣告

人間書店是「彌漚」下的一般青年們辦的。他們希望中國文化有急遽的進步，他們更希望中國的出版界不再沉寂下去；爲了他們的希望，他們願意犧牲精力與時間去幹。因此，他們共同組織一個人間所需要而屬於人間的「人間書店」。地址在上海開北寶昌路輔德里第廿二號。不久，有下面的數種新書出版：

天鵝集 朱 筌著
七封雷信的自傳 魏 金枝著
婦人之夢 蓬 子譯
少婦日記 謝 蒙譯
一個藝術家家的故事 丁 敦譯
元八歌曲選 鐵 民編
道雷格萊 朱 深譯
楊柳村橋 杏 鵬著
赤條條的故事 邵 振著
爸爸何處去了 萬 孚著
絞決

自然界 第二卷第十號

行軍與地質學 杜石城
地質學與進化 (瓦特著) 勉之譯
中國森林概述 杜其堯
中國海濱雜記 (樓衛倍著) 喬彥譯
花的生態 周建人
略記徐家匯博物館 記者
豆腐在營養上的價值 許炳熙

商務印書館發行

英文評論報

本報自出版以來倍受中西各界之熱烈歡迎認爲中國材料最豐富編詞最精良之唯一英文讀物以致銷數激增定戶擁擠每期有政治文學經濟社會哲學小說等重要論文二十餘篇之多均中西著名專家之傑作洋洋萬餘言每逢星期六出版全年五十册定價祇收大洋五元外埠另加郵費五角青年有志研究英文及時事科學者宜各手一卷定可學業猛進也本埠各書坊均有零售

總發行所 上海江西路A字三十九號二樓電話一二一四八

眞美善 第一卷第十一號

封面 辰伯
裏封面 辰伯
作 盧白
模仿與文學 盧白
讀張鳳用各體詩譯外 盧白
國詩的實感 病夫
魯男子 病夫
懷果 盧白
跳舞廳前 盧白
述 盧白
母與子 崔秋萬譯
夢耶 小 瑟譯
沼地 行 澤譯
讀者論壇 病夫
復土石樵黃斤龐願義的信

● 每周一角六分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眞美善書店發行

十七年四月一日出版

當代 第二編目錄預告

美國文明的批評

Harold Laski

戰爭是永久的麼？

Rabindranath Tagore

新時代的創造者

Maxim Gorky

托爾斯泰生活中的十日

Stefan Zweig

越飛的絕命書

Adolph Joffé

一九二七年國際政治之回顧

H. M. Swanwick

哈瓦那會議之背景

永井萬助

最近歐洲反帝國主義之進展

與謝野展

當代要聞

日本今次選舉始末記

英國婦女參政權之擴張

最流行的和平論

土耳其反共

哈代的葬儀

伊本納茲之死

逝了的哈代翁

宮島新三郎

湯麥司哈代

New Republic

一聲刺喙

Thomas Hardy

夕陽

Blasco Ibañez

里加特約通信

漂流者

中國革命和政治的必然性

長谷川萬次郎

中國革命的一大轉機

布施勝治

帝國主義統治下的香港

Scott Nearing

上海的娼妓問題

W. Wellock

購